

純宗大王實錄

卷之三十

丑己子戊

0230287

10130



230287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7.10.10

子戊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王實錄卷之三十

二十八年

清道光八年

春正月辛丑朔

王世子詣仁政殿進致詞箋文表衷于

大殿

中宮殿

○大殿致詞維天降聖化洽八方乾坤配德日月并長於千於

萬俾熾俾昌誕舉縟禮載頌新章

中宮殿致詞坤德無疆天休用申毋臨一

方光躋四旬功化潛運吉慶游臻斑衣拜舞萬歲長春

大殿進表衷箋文壽

必得祿必得名必得仰大德之采光歲之元月之元日之元迓新休之滋至祥

垂南極慶溢東方恭惟丕纘鴻基誕拊鳳曆運符孔聖之舊甲于今三十九年

時值周命之用申自此千億萬歲肆當歲籥之改律尤仰海屋之添籌伏念臣

譽慚明离誠切愛日宸機代聽縱之貧襄之功琅函新將敢效頌禱之忱

中

宮殿進表衷箋文天休有隕頌景籥於萬年坤德無疆躋寶齡於四紀九五福

壽八千歲春恭惟姿稟發精祥膺極宿黃裳協吉宜其之子家人丹宸贊治粵

自帝乙歸妹茲錫難老之慶爰有添籌之休伏念臣恩荷教胎誠切攢手問寢

視膳縱之元良之譽獻壽稱觴敢效慶祝之悃

并磨

○令曰元朝慶辰縟儀已

舉余小子欣忭之忱曷有其極不可無示意之舉陳賀時禮房承旨韓義運加

嘉善禮貌官張教根加通政○令曰惟我八道方伯四都守臣咸聽此諭國非

民無以為依民非農無以為食民之於國農之於民豈不重且大歟目今民生有倒懸之急國勢無可恃之道矣安得使吾民無失農桑不飢不寒各自樂於昇平和氣之域耶噫春耕夏耘終歲勤苦背面焦枯手足皴坼粒粒辛苦不歸口腹之充穰穰收穫終見瓶罍之空上而應棗盛御供之需下以備貢賦糶糴之納兼又剝割之政浚其膏血苛毒之刑濫加笞箠官督急於星火殘命自就寘陷呼號道路流亡相續若使在上者少垂惻隱之心略施撫字之澤則民之困瘁一至此極哉粵自祖宗深仁厚澤浹人骨髓且我大朝洪恩廣惠視之如子凡八域含生莫不涵育於仁天雨露之中咸知愛戴之誠不作渙散之舉者可見其培養已久民性本善顧余否德猥膺代聽夙夜憂懼如履薄冰雖有愛民之苦心尚無惠民之實政民之望余如渴求飲余之視民頓若相忘民將謂何余實多愧尚在冲年深處宮禁只知宴安之為樂不識民生之疾苦周文如傷之視尚矣毋論漢家賑貸之恩亦此未遑孤負民情靡所自措方今三陽初屆萬品將蘇此政吾民即田耕作之時前秋告歉能無飢餓之病耶窮蔀與貧能無絕糧之急耶西疇畊牛應無賃貫之資南畝秧馬必多勞苦之歎若使上下之田終成一望之陳則設邑置官將焉用彼在藩之臣則巡審一路黜

陟臧否守土之臣則躬行田野勸課農桑竟使萬姓咸熙八方皆登則庶可解宵旰之憂亦可無顛連之患曷不休哉曷不休哉階前萬里知在一接手裏太阿本自無私咸各知悉無或有誤○頒賜老人別歲饌仍令存問年例也○代點以李鐵求為平安道節度使○壬寅代點以金銘為兵曹判書添書特擢也○應資老人下批百歲者四十五人○癸卯令施靈巖郡人物滄死三十二名別恤典○甲辰令飭諸臺詣臺且令曰大官放逐令旨之下已過幾朔而尚不停達者寧有如許朝體乎今日內與曹鳳振等同為停達毋更爭執如是下令之後不為停達則當處分矣○令曰更思之申綱黃允中之名既出於奎坤之招則有不可輕易放逐前下令旨還收○王世子行內禁衛試射于暎花堂○乙巳○丙午詣 太廟 景慕宮展拜 王世子隨詣行禮○丁未○戊申戶曹判書鄭晚錫陳書言病乞遶賜答許之代點以朴宗薰代之○以鄭晚錫為吏曹判書添書也○己酉○庚戌次對領議政南公轍啓言 殿下臨御已近三紀終未能率作興事以成從欲之治三代之至治尚矣無論漢唐之少康亦未易比倫而仰瞻天顏已有非昔時之歎 殿下反顧堯舜自期之初心能不愴然而自歎乎願今高明繼照萬機分勞周文以武王為子而無憂然其緝熙

之工未聞有間斷也而近日講筵之停廢朝臣之罕接猶夫前也 殿下荷天之祐福祿無疆誕受寶冊巍巍乎赫赫乎承 列祖之耿光裕昆而昌熾大德得名猗歟盛哉昔我 英宗大王壬辰受號之後下教若曰一政一令若有違於是則諸臣其交微予大哉言乎 殿下今日亦當以 聖祖之心為心教曰所陳極為切當當留念矣右議政李存秀啓言領相以講筵之久停有所仰勉猗我 英廟朝五十年治平寶齡已躋於倦勤聖學已極於高明何待乎講讀討論而 先大王在春邸時 英廟同為臨幸於王署講小學大學聖學輯要等書此非但終始典學之念也實是垂裕貽燕之謨也今日之紹述益有光於聖孝伏望深留聖念焉教曰所陳好矣當留念矣○停諸道春操○辛亥○壬子○癸丑右議政李存秀上書陳勉仍乞免答曰勉余之辭字字誠忠言言懇實前言之未能躬行可勝愧歎來猶可追受以為過至於辭遜何容易發此國事之賴而為重民生之賴而為安果何如晉膺拔卜亦非累月矣豈可為求退計耶美病自當即瘳重任不可輕解卿其盡心王室更無言私○因諸臺遠召令曰凡朝廷罪人之法罪有一年而赦或有二三年而赦又或有終身不可赦者究其心與跡而為赦與仍之政矣今番諸罪人放逐之令非但究其心與跡

而已余小子當今年稱慶之會識喜廣慶即出於人情天理之不可已者則為
臺閣諸臣者何不諒余之心同余之慶而為此乖當之舉於元月識喜之時乎
如能知此箇事理應必即為停達以示舉世同歡之意自政院招致兩司長吏
一一布諭使諸臺即刻詣臺三司合達沈象奎事兩司合達曹鳳振事並停○
代點以洪爽周為刑曹判書金履喬為左副賓客金炳朝為成均館大司成○

甲寅○乙卯詣 景慕宮展拜 王世子隨詣行禮○京各司各營進丁亥會

計簿時在黃金一百九十三兩銀三十九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兩錢一百九萬三千

三百八十九兩綿布一百六十四疋麻布八百五十二疋米二千三百三十三石皮雜穀二萬

七千九百七十四石田米七千七百二十八石太三萬二千三百三十三石皮雜穀二萬

次金炳韶并直赴殿試○己未右議政李存秀陳書乞解賜答不許○庚申右

議政李存秀初度呈辭○辛酉○壬戌 王世子代傳先農壇香祝于仁政殿

月臺○癸亥令曰近日朝廷事可謂百度解弛莫可收拾矣自上自大官下至百

執事之末者皆有向國一心不憚夷險之意則庶可以維持度日而今則反是

大官不欲久居異章呈告迄無已時國事將無可恃民命將見近止以余否德

猥膺代聽如有可為之姿日新之政則豈或有舉皆却顧不欲立朝之心乎自

顧慚歎寧欲無言而無聞歲首常參之尚今未行亦甚悶然二十四日當行常
參該房知悉○甲子 王世子行常參領議政南公轍以慎爵賞陳戒左議政
李相璜以恢聽受陳勉並賜答嘉納○令曰八道民生何處不倒懸而都民為
八道之本尤豈不先加撫恤乎近聞法司之官不能盡愛恤之政又或有枉法
之事無告之民已不勝其苦且况不畏王法之豪強班族橫侵之事無所不至
討索之弊亦無不有城內與江上居民違違有不保朝夕之慮者非一非再云
國有三尺馬敢如是既往則屬之令前雖不索言先自廟堂各別嚴飭於法司
法司則糾察五部及江上諸處如有一毫侵虐之端即為照法嚴繩使我民俾
各奠安此令旨書揭于廟堂及諸法司壁上以為常目之資焉○乙丑行弘文
錄副提學金蘭淳應教李景在副應教
徐萬淳校理洪晚燮副校理金錫四點朴宗璜申冕周李基華金逸淵李
鎮華柳幼麟李在鶴崔昇羽趙錫龜閔永勳鄭煥義黃浩民李應信李根友李
穆淵韓鎮采吳致淳李正耆徐有贊林永洙李昂在趙秉常俞章煥李寅弼洪
重燮金胤根徐箕淳朴宗吉趙秉龜趙基謙○丙寅代點以李元默為吏曹參
議洪羲俊為刑曹判書朴周壽為漢城府判尹洪奭周為藝文館提學○丁卯
○戊辰 王世子行專經文臣講于魚水堂○己巳 王世子行專經武臣講

于魚水堂○庚午○二月辛未朔興寧君昌應卒○壬申令堤川縣大同代錢
上納著為式備局因前錦伯報狀依丹陽永春例稟施也○癸酉○甲戌 王
世子代傳 景祐宮春享香祝于明政殿月臺○令曰昨秋增廣時略有令飭
而未知其十分有效者此雖有司之責而余亦不能無愧矣若使紀綱先立於
上人心有率於下則寧或有是哉士趨之正與不正在於主試之公與不公且
主試者一心恢公八路之士望洽然則國家賴此而安矣主試者設心行私八
路之士論拂鬱則國家因此而危矣今日之主試者獨非今日北面者耶如有
一分向上之心豈不存心於國家安危人心向背之間耶余以此事屢煩提飭
者果是主試者所可安乎雖以多士言之今之赴舉即他日事君之計而不遵
令飭依舊奔競則豈不愧古人先欺君之戒乎隨從雜亂之弊前有罪父兄之
教必無犯科之歎而昨秋之科亦不能一遵令飭者多矣今番則各其父兄先
事誨飭毋或犯罪又自廟堂嚴立科條各別禁飭而余亦臨時豈無別般探察
之道乎分付廟堂着念舉行○乙亥○丙子 王世子召見各道京試官都事
飭勵以送○代點以李錫奎為議政府右叅贊金在昌為判義禁府事李止淵
為弘文館提學金教喜為成均館大司成○丁丑○戊寅 王世子行吏文製

述于魚水堂○已卯詣 永禧殿行酌獻禮仍詣 儲慶宮展拜 王世子隨

詣行禮○庚辰 王世子行文臣製述于魚水堂○辛巳右議政李存秀二十

一度呈辭後上書申懇賜答許之○壬午 王世子詣慈慶殿進爵于 大殿

中宮殿 設齋酒亭茶亭於階上時至 王世子嬪具體服入便次 王世子具翼善冠

上具翼善冠象龍花座 王世子嬪王世子嬪王世子嬪王世子嬪王世子嬪

王世子嬪王世子嬪王世子嬪王世子嬪王世子嬪王世子嬪王世子嬪

尚食進受虛爵復於壽酒本尚儀進當座前承傳旨出臨階宣吉曰稱觴之辰

與公主同之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

王引供儀賓成臣饌卓命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

世爵受爵舉飲次諸王妃座前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

父子嬪王世子嬪受爵舉飲次諸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

頭及茶尚食進別行舉飲次諸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

女執事二人唱樂章詠細吹作聖壽永之曲尚食退諸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王世子

就位行禮禮畢上降座還內大慶進爵箋文笙鏞賁治仰撫運於豫泰琴瑟

瑟在御頌合德於乾坤喜溢臣工慶綿宗社恭惟寅承駿德申貽燕謨乃聖

乃神乃武乃文洽至化於三紀如岡如陵如月如日期寶壽於萬年茲當遇慶

之辰尤切祝聖之願伏念臣寵叨繼照誠篤報暉識喜飾歡方頌河千清之運

問寢視膳粗效日三朝之儀中宮殿進爵箋文徽音載播於八域方切祝祐

之忱寶齡光躋於四旬聿觀難老之慶誠切愛日壽祈齊天恭惟邁女舜功媿

母任聖壺範叶黃裳之吉化洽六宮陰功贊丹宸之治光臨三紀茲當翟幃添

壽之會爰舉兕觥祝聖之儀伏念臣朝效日三位叨震一詠周雅不騫之什頌

騰九如仰箕疇用錫之休祝以五福先唱樂章珠旒面南羣仙拜金殿曉開蓬

萊雲孔雀扇低璇風轉王母屏深花日曠瑞靄籠錦筵蟠桃暎王樽清歌緩彩

成子

五

袖翻冠珮簇立呼千歲樓臺百尺香烟昏蓬萊雲五章章二句後唱樂章萬歲
萬歲歌萬歲歲長春萬歲歡金盤瑛瑤桃仙厨進王餐春不老樂未央八域
方同慶百祿喜無疆法樽新釀太和酒南極星光來泛觴萬歲歡五章章二句
翌日會酌樂章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肆筵設席或授之几籩豆有楚威儀抑抑
序賓以贄其湛曰樂飲酒孔嘉並受其福其湛曰樂五章章二句 大殿第一
爵致詞神功普洽至德隆彰慶溢 兩殿歡均八方春氣敷化壽星耀光聖人
無憂萬世采康 中宮致第一爵致詞尊臨翟儀厚載坤德寶齡四旬籌添海
屋長樂萬年同慶八域小子奉觴北斗耀七夜進別盤果時 大殿致語昇平
嘉會北斗耀瓊觴何以祝聖人萬壽無疆 中宮殿致語慶年韶光我有老萊
衣長樂新釀長春酒壽星增輝并康製 ○今進爵時司饗院都提調以下施賞有
差○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以李錫奎為判義禁府事趙鐘永為右副賓
客○丁亥○戊子設式年監試初試 王世子召見諸試官飭勵○以李勉昇
為刑曹判書○己丑 王世子試春到記儒生于魚水堂講製居首並直赴會
試○庚寅○辛卯○壬辰詣華城行宮經宿 王世子隨詣○癸巳詣 健陵
顯隆園展謁親祭 王世子行亞獻禮還詣 華寧殿行酌獻禮 王世子行

亞獻禮提調金道根加崇政其餘施賞命華城儒生武士明日試取○甲午令華城城內士庶年七十以上人士庶中年三十九四十人各賜米肉○以洪奘周為議政府右叅贊李哲為咸鏡南道節度使李石求為左捕盜大將○王世子行夜操于東將臺○乙未還宮命王世子奠酌于南關王廟祭官以下施賞○華城儒生應製科次居首嚴錫履之次韓宓履趙鶴年金箕晚並直赴殿試○丙申設式年文武科初試○冬至正使宋冕載副使李愚在在燕馳啓言回子之亂經年未靖官兵相守軍費甚鉅矣昨年十二月生擒其巨魁張格爾檻車發送皇帝極庸喜悅宣諭中外臣等領賞日禮部侍郎舒英使郎中言于通官曰今此捷奏上下同忭外國使臣雖已辭陛皇上自圓明園還宮時似當有跪迎之節若有呈請則當據呈代奏云故依知會略構文字送于禮部矣自禮部轉奏即有知會故正月三十日臣等詣西三座門外伺候則皇帝自圓明園還至臣等祇迎處喜顏駐蹕諦視使侍臣禧恩傳語曰揚威將軍長齡出卡活捉賊魁侏們以此意歸告國王可也還宮後自軍機處奉皇旨使通官奉傳御前別賞蟒緞二疋閃緞二疋錦二疋緞二疋漳絨二疋自禮部有勅諭順付之知會而本月初八日臣等詣禮部則侍郎申啓賢奉傳勅諭臣等祇受初

九日自北京離發○丁酉○戊戌代點以洪起變為刑曹判書○己亥 王世子代行 皇壇大祭誓戒于春塘臺○王世子行次對領議政南公轍達言即見永宗防禦使李吉會所報則以為江華喬桐俱有都試而獨漏於本鎮者實欠關防捍衛之道特設都試以為募民練武之地為辭矣本鎮之陞為防營者蓋為關防要害特設都試每試取優等一人不害為激勸之一助從之○以徐鳳淳為左捕盜大將○訓練大將趙萬永達言訓局自來支用苟艱請依鑄錢節目本局與惠廳合力設鑄以補公用從之○三月庚子朔○辛丑 王世子行日次儒生講于春塘臺○壬寅 王世子行 皇壇春享肆儀于春塘臺○癸卯 王世子齋宿于摛文院○甲辰以趙萬永為漢城府判尹○乙巳 王世子詣 皇壇省牲器齋宿○丙午 王世子攝行 皇壇春享仍試叅班儒武于春塘臺製居首俞星煥射居首李寅熙等四人并直赴殿試○丁未令施遂安郡民家被燒一百戶別恤典○戊申○己酉代點以李觀植為咸鏡北道節度使○令特擢金銘為判義禁府事旋因銘辭免寢之以金履喬代點○庚戌 王世子行西北別付料試射于春塘臺○代點以金道根為判義禁府事尋遼以趙鐘永代之○辛亥代點以朴周壽為水原府留守○壬子詣 毓祥

宮 宣禧宮展拜 王世子隨詣行禮仍命 王世子展拜于 延祐宮 藏

譜閣○代點以徐耕輔為全羅道觀察使○癸丑代點以鄭晚錫為判義禁府

事○甲寅 王世子齋宿于慶熙宮○乙卯 王世子代傳咸興永興 兩本

宮衣幣香燭于興政堂仍行上齋儒生應製及漢學文臣講于興政堂○丙辰

設式年監試覆試○丁巳代點以洪羲俊為弘文館提學金鏞為藝文館提學

洪羲俊金教根為議政府左右叅贊趙貞詰為刑曹判書權丕應為司憲府大

司憲趙晉和為司諫院大司諫○戊午 王世子詣 大報壇奉室行禮○左

議政李相璜掃墳在外書陳病狀乞免答曰卿之還第余日企望異章何為而

至哉卿之慎節即是衰齡例症有不必深慮顧今國事多艱民生倒懸余之所

依賴而仰成者即卿與首揆而已此豈余捨卿之時又豈卿捨余之日乎卿之

有言余果不從歟余之有失卿欲不誠歟何如是晚欲去乎思之及此非徒

愕爾繼又悚然且鄉廬棲屑有非攝養之所亟斷來章即日還朝以副余如渴

之懷焉旋因相璜陳書自列令還收悚然二字○己未 王世子行瑞慈臺試

射于慕華館○庚申 王世子行輪對○辛酉○壬戌○癸亥行迎勅陳賀于

仁政殿權停例也奉天承運皇帝勅諭朕寅承昊眷統馭寰區奮武揆文光宅

天下允冀八紘綏靖九服清怡社錫無疆化昭有截逆裔張格爾煽惑回衆擾亂西陲朕特簡元戎用彰捷伐天戈所指掃穴犁庭甫三月而克復四城未一年而生擒大憝當青陽始化之日正紅旂報捷之辰爾國王遣使朝正適逢斯盛聞獲嘉之信歡忭同殷鑑籲賀之忱恩施宜沛用是頒勅獎勵並錫賚彩幣等物爾國王其祗承寵貺益矢恪恭受茲慶賜之榮彌光帶礪副朕懷柔之意永肅共球欽哉特諭○甲子○乙丑○丙寅代點以尹義倫為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趙存中為水軍節度使○丁卯○戊辰夜一更流星出天中淡雲間入南方天際尾長二三尺赤光燭地○己巳○夏四月庚午朔代點以李止淵為刑曹判書○辛未御熙政堂受生進謝恩王世子亦親受○壬申王世子代行太廟夏享誓戒于春塘臺○代點以趙萬永為判義禁府事添書特擢也以洪起變為司憲府大司憲○癸酉○甲戌王世子行三日製于春塘臺○代點以金炳朝為開城府留守○乙亥王世子代行宗廟夏享肆儀于明政殿月臺○丙子王世子齋宿于摛文院○丁丑○戊寅代點以李錫奎洪奭周為議政府左右參贊○王世子詣太廟省牲器齋宿○己卯王世子攝行太廟夏享○庚辰代點以洪奭周為右賓客李鍾英為三道統

禦使李存敬為慶尚左道水軍節度使○王世子行專經文臣講于春塘臺○
辛巳○壬午召見陳賀正使南延君球副使李奎鉉書狀官趙基謙 王世子
亦召見之辭陞也○王世子行輪對○癸未○甲申○乙酉領府事韓用龜卒
教曰今見逝單老成之相繼零落不勝愴歎况其祥和慈諒之姿不易得於今
日乎卒領府事韓用龜成服日遣承旨致吊祿俸限三年仍給其餘令該曹依
例舉行○令曰惜乎 三朝宿德廊廟耆舊今焉長逝可勝愴廊慈仁敦厚之
性愷悌堅貞之操豈或多得於後世薄俗乎每於登對之時見其風儀秀明奏
辭誠款則余心之深好而禮遇者奚特以前日之師傅而已哉今承凶音實為
國事萬萬不幸成服日遣官致祭用龜清州人叅判顯蕃孫也容儀秀朗姿
性耿介內行亦甚備皆謂豈弟君子也然屢經躓壺欠矯矯風節短於才猷三
入中書未有著見之匡濟云○左議政李相璜上書乞解答曰此時求退是豈
元老所忍為之舉乎棲屑荒陬尤為可悶卿其勿復固辭即為上來視事如或
一向無肯意則余當為迎來之道豈可食言於卿乎○丙戌左議政李相璜以
今下令旨萬萬震懷胥令於郡獄令曰雖急於求解獨不念事面哉仍遣承旨
敦勉相璜終不膺令曰卿之欲去私也余之勉出公也私若勝公則在卿未必

為美事在余又當為如何大官躬迎自古即然卿若一向固執余何惜郊迎之舉相璜轉向揚州獄待命且附奏曰今下令旨甚非所望於平日主威下襲已為睿令之累而若以是馳驟羣下使不得保有其所守則其於世教何如也令曰在廷諸臣皆曰吾有病而不可從仕仍為求退其將朝廷無一人乎余所致慨於卿者果在於此矣躬迎大官非余所期即是故事卿何以此為余過舉乎明日余當出郊以待卿還矣又令曰明日當郊迎相璜來伏金吾門外令曰大臣今既還京郊迎之令今姑置之遣史官宣諭曰卿若一番出城余當一番郊迎十番出城余亦十番郊迎余心已定卿豈不諒中間棲屑已多日矣卿其還第調將後日登對以為面叙○代點以金道根為吏曹判書○丁亥○戊子○己丑○庚寅代點以洪起變為漢城府判尹○辛卯 王世子行式年文武科殿試于春塘臺文取俞星煥等四十二人武取元槩等二百二十五人○令曰科場易書設施之法意嚴重而近來則轉成文具徒見其無益而有弊每欲一番變通而今日適當殿試欲自今除易書之規其當否令該曹收議於時原任大臣館閣堂上領議政南公轍以為易書之法本為防奸而設然而主司公而士子無奔競則雖不縫彌可也不然則何可以一易書盡防其百計行私之路

哉欲嚴科場在清源而已易書有無豈足關係第念此法做唐宋制科謄錄而行之既久伏望廣加詢問處之判府事李存秀以為科場易書法意嚴重凡易書試券或有疑誤處本草必於帳外臺官之前取見事載之金石之典以此觀之尤可驗法意之有在也恐不當廢却大提學金履喬以為在昔則收券數少易書易於齊整而不無嚴科場之效矣在今則赴舉漸盛收券極多所謂易書難於如式未見其效臣以為除之便藝文提學金鑄直提學趙寅永同春秋趙晉和以為科試易書雖出防奸法久弊生有害無益合有變通之道令曰大臣諸議如此易書置之○壬辰○癸巳知中樞府事任希存卒○甲午吏曹判書金道根書陳情勢乞遞賜答不許○乙未○丙申代點以李錫奎為判義禁府事○丁酉○戊戌○五月己亥朔 王世子行輪對○令曰今年異於他年故正朝已為稱慶而今當誕辰余小子祝岡之忱尤當如何十五日殿庭謹當率百官親上致詞及表裏該房知悉○庚子○辛卯○壬寅○癸卯○甲辰代點以金道根為弘文館提學○乙巳○丙午詣 景祐宮展拜 王世子隨詣行禮○丁未代點以宋冕載為司憲府大司憲李光文為司諫院大司諫○王世子詣 景祐宮齋宿○戊申 王世子攝行 景祐宮夏享仍詣 皇壇奉室

行禮○己酉○庚戌○辛亥吏曹判書金道根陳書申懇許之代點以金在昌代之在昌以前居銓時被論引義不膺令罷旋仍○壬子○癸丑王世子詣仁政殿進致詞表裏于中宮殿仍令禮房承旨俞應煥加嘉善對舉承旨徐俊輔加資憲禮貌官徐萬淳加通政○令曰甘需得於慶日三農慰滿八域普欣此際審理之政不可少緩入稟大朝既表下教自昨年正月至今年五月已錄啓未錄啓者分付秋曹及各道道臣使之刻期舉行以示遇慶疏究之意至於昨年以前未及審理者亦繼此舉行仍令放釋輕囚○僉知具康以勤睿學崇節儉陳書仰勉且以所聞見利民國五條錄成冊子以進賜批嘉納仍令所陳時弊令廟堂稟處○甲寅王世子行日次儒生製述于春塘臺居首徐元淳之次金學性徐憲淳並直赴殿試○代點以李光文為成均館大司成李晉淵為司諫院大司諫○整理儀軌校正堂上以下施賞○旌烈女砥平士人梁鍾運妻曹氏南原士人黃敦詰妻朴氏間并因道啓禮曹覆請也○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行翰園別燕春秋共在詰成三點李寅泉金大根李謙在吳取善金鼎集李敦榮徐戴淳趙秉憲○庚申王世子行翰林召試于春塘臺取趙秉憲金鼎集徐戴淳○代點以金鏞為弘文館提學○辛酉

○壬戌代點以徐俊輔為禮曹判書金魯敬為藝文館提學○代點以金魯敬為戶曹判書○癸亥代點以李止淵為廣州府留守○甲子○乙丑○丙寅○

丁卯代點以鄭晚錫為刑曹判書朴宗薰為工曹判書○戊辰○六月己巳朔代點以金魯甲為咸鏡北道節度使○庚午○辛未○壬申○癸酉代點擢朴

宗薰為判義禁府事添書也○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以趙鐘永為判義禁府事○己卯○庚辰令施旌義縣人物滄死四十名別恤典○辛巳

○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 王世子詣仁政殿進致詞表衷于大殿令曰千秋慶節親上表衷余小子祝岡之忱不可無示意之舉禮房承旨

李元默加嘉善○代點以鄭基一為吏曹參議○丁亥 王世子行日次儒生講于春塘臺居首李肯愚直赴殿試○戊子 王世子行漢學文臣講于重熙

堂○己丑○庚寅○辛卯○壬辰行都政吏曹判書金在昌參判徐憲淳以金教根為司憲府大司憲洪義俊為左副賓客李道在為成均館大司成鄭知容

為司諫院大司諫○癸巳 王世子行文臣製述于春塘臺○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秋七月己亥朔 王世子行圓點儒生應製于春塘臺

居首朴承輝直赴殿試○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令放輕囚○代

點以趙運永為公忠道兵馬節度使○乙巳 王世子代傳 太廟秋享香祝
于仁政殿月臺仍詣 太廟省牲省器○代點以徐能輔為吏曹判書○丙午
公忠監司朴晦壽以公州等民家漂頽六百四十九戶人物滄死三十七名達
慶尚監司鄭基善以密陽等民家漂頽四百三十九戶人物滄死八十五名達令曰
水災邑之滄死頽漂如是之多聞甚驚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如有生前身還
布并蠲蕩滄死人埋置之方頽壓家結構之道令該邑倅着意優助俾無一民
棲遑失所之患○丁未設七夕製于泮宮○代點以金魯敬為平安道觀察使
○慶尚監司鄭基善達大丘等十四邑蟲災狀若蝮蟬大如蜉蝣蝕葉剥莖遂
及根心穰之不除驅之不去朝熾夕蔓如火燎原醮祭設行多有已例香祝請
令該曹考例磨鍊急速下送令曰水災之邑人物之滄死民家之頽壓聞甚驚
惻又况蝕災如此言念民事萬萬悶迫令該曹香祝急速下送趁即設行以格
冥響○戊申代點以金鎔為戶曹判書○己酉代點以朴宗薰為兵曹判書○
停諸道秋操以三南水災也○庚戌開城留守金炳朝狀達請罷商稅而支放
之需鑄錢取剩以給代許之○辛亥 王世子行內禁衛試射于春塘臺○慶
尚監司鄭基善以尚州等十九邑蟲災轉益熾盛去月二十四五日之雨安東

等五邑民家漂頽一百十六戶達令旨回諭曰今觀此狀蟲災水患俱極哀彼南民何為而酷被此灾乎蟲灾香祝已為下送虔誠禱禳頽壓民家卿其各別申飭於該邑倅結搆莫接之方着意優助俾無一民失所棲遑之境見今西成斷望民心安得不洵懼卿其各別慰撫鎮安余則玉樓丙枕寢食靡安分憂之責全寄於卿卿其體余之意夙夜匪懈一心對揚○壬子令曰余小子以冲年否德猥承代理夙夜憂懼若履薄冰而生長九重聞見不廣世間之疾苦艱難一切茫昧民生倒懸不能救燃眉之急紀綱解墜不能為振刷之政公私之財穀罄竭不能思節約之道守宰之貪墨成風不能用誅殛之罰人才不能收攬言路不能恢開凡係利民之術為治之方未能一番着手者是皆余學識不明志慮未通故也今乃始旱終澇兩暘失宜畢竟有秋果難為期又何三南蟲蝕之患忽發於跨朔陰雨之中捕捉無術禾穀受毒全道幾乎同然西成似無其望天之告警在余一人而終使我無辜之幾百萬生民迺罹此灾者天胡忍斯天胡忍斯余欲責躬而弭灾則果不無許多召灾之端或有宮室之興作而不念節儉之美或有遊豫之太康而不思謹飭之工施為之間未著愛民之至意政令之上未效為治之苦心講論經史召接臣隣亦不能克勤克誠則天心安

得不怒災異安得不生乎思之及此不覺悚慄而愧慙自反改悟之道雖在於
余斯民莫安之方實賴於方伯守宰凡今便民救民之策預各講究可以狀達
者狀達可以論報者論報屬於災民之事有如救焚而拯溺無或有失期晚時
之歎事即速知委於三南道臣處今此哀痛之諭出於自責之意大小臣隣咸
須知悉○全羅監司徐耕輔以蟲災熾盛或狀如糠粃貼着根莖或狀如蜂蟻
有翼有脚在在痒稼幾遍全省馳達令曰列邑之得雨形止蟲災之寢息與否
陸續登聞○癸丑○甲寅領議政南公轍劄陳講學勤政節財恤民為遇災修
省之實答曰滿心憂懼寢食靡安卿劄際至誠忠懇到如非愛余必欲善之至
意則何以有此日昨令旨即不過遇災自責何足稱道乎轉災為祥奚但在余
余若有失卿必為言卿如有陳余須服膺上下相勉實心救民則吾東雖小豈
或無濟活災民之道乎余不盡言卿其諒之○乙卯○丙辰召見大臣閣臣卿
宰于景春殿以元孫誕辰初度也諸臣環瞻睿表相賀曰岐嶷之姿迥出尋
常實吾東億萬無疆之基○丁巳詣太廟景慕宮展拜王世子隨詣行
禮○公忠監司朴晦壽達言泰安等十八邑及懷德等六邑蟲災熾肆受損滋
甚將行醮祭請香祝磨鍊下送令曰蟲災尚不寢息實甚悶迫香祝令該曹即

速下送慶誠設行○戊午 王世子行 元孫初度應製于春塘臺居首安潤

著之次李公翼并直赴殿試○代點以金教根為工曹判書柳相祚為司憲府

大司憲徐英淳為司諫院大司諫鄭元容為吏曹叅判○己未 王世子詣

皇壇奉室行禮○代點以鄭元容為藝文館提學李紀淵為江原道觀察使○

庚申 王世子行次對領議政南公轍達言江原前監司鄭元容狀達請江陵

三陟火稅蠲減以還穀耗給代矣事係民獎合為曲軫請許施從之搃戎使李

石求啓言北漢管城將使之恒留本城以為守護之地從之○特令三南陞戶

限一式停退以灾年也○辛酉代點以金煥為右捕盜大將○壬戌令施海西

新溪等邑民家漂類一百六十二戶人物滄死五名關西平壤等邑民家漂類

六百二十一戶人物滄死十六名別恤典○癸亥 王世子行常叅飭守令黜

陝之政於諸道道臣三南被灾邑守令限麥秋勿拘常格差送從領相言也○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 王世子行輪對○代點以朴綺壽為司憲府大

司憲○王世子代傳 社稷秋享香祝于明政殿月臺○八月戊辰朔 王世

子齋宿于摛文院○己巳 王世子代傳南壇祭香祝于仁政殿月臺仍詣

景慕官省牲器齋宿○代點以金元根為吏曹叅判添書也○庚午 王世子

攝行 景慕宮秋享○副修撰吳致愚書略曰見今三南始旱終澇稼穡卒瘁日昨十行睿旨反躬自責臣於睿教中數條業欲為 邸下一言以言乎宮室則邇來大内土木之役興作頗仍伐石運木召匠雇丁瞻聆所及道路喧傳有識之憂歎厥惟久矣竊惟 祖宗傳家之法蓋不越乎一儉字在昔 肅廟作一小亭因臺臣金顯言命毀撤之至今傳為盛德事 邸下所以光前裕後亦惟在於昭儉一事而挽近以來侈風大作上自朝廷下至委巷第宅器用服飾飲食踰濫奢靡罔有紀極夫以有限之財充無藝之欲其勢必至於傷財財出於民財傷則民窮國依於民民窮則國隨以顛隳其理孔昭而 邸下既不為之懸法象魏而禁之乃反躬蹈其轍而導之竊不勝凜然而寒心也以言乎遊豫則蓋人君處富貴紛華之中不以禮制心過人欲於將萌則一心之微衆慙攻之其不為駸駸引誘流蕩忘返者幾希可不戒哉若夫取士試射之冒熱頻行動輿移仗之侵暮還宮非敢曰遊豫之失而亦有妨於節宣之道張燈列炬或多有司之奔走儀衛陪扈必致軍兵之暴露此不可不軫念者也惟我 祖宗最重經筵既設日三之講繼之以召對夜對其終始典學之誠在今日尤當仰法者也近伏聞書筵停撤居多一部書經五年未畢時或開筵而絕無反覆

問難如此而詎望睿學之日新又新乎時政得失可言者不止一二而公車寥寥此其故何哉抑 邸下來諫之意有所未至而羣下有以窺其際也耶伏願克恢如流之量洞開不諱之門答曰所陳好矣當留意○辛未○壬申 王世子行文武臣專經講于重熙堂○江原監司李紀淵以其兄方在居留兄弟之分據藩輔為難安屢陳書辭免令曰東伯事誠甚駭然無必辭之端必欲辭之是何意乎前後下答何如則又為若此者事體道理俱極駭然雖欲謹罷適中其願李紀淵江原監司補外使之當日辭朝○癸酉試秋到記儒生于春塘臺講居首趙秉恒製居首李福信并直赴殿試○大司憲朴綺壽書陳立志勤學納忠直振紀綱崇節儉謹天戒恤民隱七條且曰劄行文試泮製之屬本非大關於治道者稍待涼生設行亦未晚而赤日流金霖雨未收之時每多行之甚或引設秋等我 邸下何不以此勤移之講學之工乎人君操生殺之柄執與奪之權威伴雷霆恩為雨露故為人臣者舉皆趨走承順莫敢忤旨在上之人見其然也或有犯顏嬰鱗之說則便謂其傲慢不恭甚或疑其沽直而踈棄之彼阿諛苟容者雖有目下順旨之美而此不過婦寺之忠其實於國家安危之勢生民休戚之由莫之省悟此輩雖多何利於國哉臣竊觀我 邸下自代聽

以來爵賞過濫見今金貂滿朝殆近世所罕有得者既多未必以為榮也從前
恩資之稠疊未有如今日至於科第之盛多殆無限節官位有限新進林列竊
恐躁競日甚傾軋成風我 邸下今日偶然之舉將為他日無窮之弊至於土
木之役傷財最甚故峻宇雕牆聖有明訓而若夫逸豫之樂其害有不可言者
易曰節以制度書曰慎乃儉德今我 邸下春秋鼎盛而日居紛華波蕩之中
臣固知睿質天縱必不為外物所移奪而愚衷耿耿不能無私憂過計者惟
邸下常加克己之工以著儉約之效焉顧今民生倒懸方伯守宰之臣尤當極
其掄選委任責成而近觀道臣守令不待箇滿而內移者多矣如其不勝任而
適之則固善矣若有善於治民而未究其績者可不惜荻答曰七條之陳誠好
矣當留念○代點以柳相祚為司憲府大司憲○甲戌 王世子行漢學文臣
講于重熙堂○乙亥○丙子 王世子代傳文廟釋菜香祝于仁政殿月臺○
配長淵前縣監李景純先是太學儒生捲堂所懷言景純火燒先正鄉約事關
斯文義當聲討云令曰若果燒火何可以無識武夫置而不罪乎仍令查之因
道查令曰無論燒與不燒處置若不乖當寧或致此葛藤李景純即施湖沿投
界以謝中外多士之心○丁丑咸鏡監司金箕殷以咸興等五邑民家漂壓一

百二十戶人物滄死六名馳達令曰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滄死人如
有生前身還布并蠲蕩頽壓戶結搆莫接滄死人理置之方令各該邑倅着意
優恤○戊寅教曰青陽府夫人卒逝云予心痛悼在朝家禮待之道致帛致賻
依例舉行原致賻外緞屬十端布木各十同錢一千兩米五十石全漆一斗別
為輸送禮葬凡事依例舉行東園副板一件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仍遣承
旨慰問領敦寧王世子令成服日遣官致祭祭文親撰遣兼輔德奉慰領
敦寧遣入直官官奉慰諸舅令曰惟我外祖母青陽府夫人卒逝余小子傷悼
愴靡之情已無可言而以我坤聖出天之孝粹當巨創號擗罔極哀毀過度
余小子此時罔措尤當如何醫官二人直宿於差備門近處三錢重人麥粟米
飲即為煎入○詣昌慶宮禁川橋為青陽府夫人喪舉哀王世子詣時敏堂
舊基舉哀○戶曹啓言卒青陽府夫人喪禮葬本家不受云何以為之教曰禮
葬不受實出本家謹約之意葬需使度支從優輸送○平安監司徐能輔以初
二日驟雨安州雨雹交下狀如鳥卵寧遠民家頽壓五十六戶人物滄死
七名達令曰當此秋成之時又被雹灾言念民事萬萬驚心而且有人命之滄
死民家之頽壓亦甚驚惻滄死人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如有生前身還布并蠲

蕩滄死人理置之節類壓戶結構莫接之方令各該邑倅着意優助○己卯進
賀正使南延君球等馳啓言奉上諭向來朝鮮使臣到京如遇恩賜外藩王公
筵宴該使臣等均得入宴此次回堦用兵大功告成該國王遣陪臣李球等來
京慶賀且見惻怵朕心嘉悅現值長齡凱旋筵宴屆時着該使臣一體入宴及
叅筵時皇帝又使禧恩傳語曰國王特遣親臣赴時來賀足見誠惻朕甚嘉悅
以此意歸告國王又指長齡而傳語曰爾等見揚威將軍乎○令曰惟我坤
聖以不得躬親臨喪罔極之中尤為罔極余小子以親心為心之道何不一番
躬吊一以慰坤心一以伸禮禮乎青陽府夫人成服日當行臨吊之禮政院藥
房王堂春坊時原任大臣劄達請寢臨吊之令答以何不諒余至情乎大臣又
陳劄請寢許之○禮曹達言青陽府夫人喪王世子進麤布帶五日而除○
庚辰領敦寧金祖淳劄略曰臣於震剝酸苦之中昨伏聞臨吊之令始也驚悚
繼而感泣此事雖云古有其禮國朝數百年內蓋未嘗聞賭焉請因昨令大旨
略陳之以親心為心固莫大之睿孝至於此事蓋亦有不然者自坤聖言
之內殿之臨行私第非有國典之所設限抑亦古昔之或嘗行而顧乃茹至慟
舍至恤而不思其奔赴而洩哀者無他內殿之因私故動駕本涉於瀆褻煩獎

而列朝已廢之例今不欲復初於今日也今所以不得躬臨為恨蓋傷夫婦
人之行遠父母兄弟如詩經所載列國后夫人妃姬自悼言志之類而已非欲
卹下之代行其禮也且卹下之於坤聖雖天倫無間形氣既分隆殺有別
卹下之一臨吊豈能校坤聖無窮之思罔涯之心也哉無益徒增懷耳自
卹下言之坤聖之憂悴既屢月矣哀毀又有日矣仄伏聞王度凜綴肌理焦
損或有昏室之時水漿勸進而每少勉強之意卹下方朝夕不離躬膳而焦
迫矣雖是半日之頃豈可遽舍傍側遠離宮闈以行不急之禮節哉矧今殯歛
纔訖門庭之內極不淨潔加以比日日氣乖常甚妨節宣此時之觸犯勞動其
為貽憂於坤聖悲疚之懷又當如何將臣劄辭從容仰達於坤聖以為不
是也則臣不敢復言如或以為是也則宜循羣請亟寢成令焉答曰今番喪患
痛哭痛哭以我坤聖出天之考號呼罔極哀毀過度三日之內受損甚多余
小子焦遑悶迫已不勝言且咫尺喪次慈駕既不得躬臨則小子之替行伸
情似或為一分仰慰之道矣喉院藥院之請大臣儒臣之劄非一非再則其在
敬大臣之道不得已從許而今見來劄尤不覺潜然出涕謹以劄辭仰稟坤
殿卿其安心○辛巳○壬午以李光文為弘文館副提學朴齊一為司諫院大

司諫○代點以鄭晚錫為判義禁府事○癸未○甲申藥院連日以中宮殿
勉進水刺口達至是答曰今承勉進之教萬萬喜幸矣○代點以李羲甲為判
義禁府事○乙酉○丙戌○丁亥召見奉審大臣以惠陵元陵莎草躡縮
處修改後入來也領議政南公轍啓言使行以謝恩稱號則副使當以從二品
書狀官以陞品人差出教以副使柳鼎養加嘉善書狀官朴宗吉陞品又啓言
以先朝閣臣許久沈滯江華留守徐有榘請正卿陞擢從之○代點以金在
昌為刑曹判書趙鐘永為左賓客○戊子○己丑○庚寅護軍李光文書略曰
臣昨伏見政院達辭謂以臣之所帶副提學因移拜同義禁而自在應遠謹按
通編小註曰三司長官不得兼金吾摠管夫兼者以實職兼帶他司之謂也詳
其文勢彼金吾摠管此不可以兼也兼當勿施實固自如也然則政院之不以
同金吾處臣而初不請牌者誠得矣今之自引臣莫之曉也抑又有一說焉私
文提學之於副提學同成均之於大司成金吾堂上之於秋曹互為遞解亦通
編所載耳其不許並據固也至於三司之官銓曹毋得以閒司遷轉即恒式然
也今若以兼卿之故而便用互適之法如金吾秋曹之例則與恒式一切相反
通編著令寧有是也特以三司長官秩二品以上者又以兼金吾摠管而以職

務相妨故設此文俾不得兼之也此臣愚所以為不然者也然則臣呈辭副學
豈得已也以臣所自處而言則又豈容一日躡冒於應遠之金吾乎雖然官職
辭受即人臣之大節也此事在官方所關非細伏乞將臣所奏下銓部詳議覆
達俾臣知所去就答曰書辭下該曹稟處○辛卯代點以李復淵為左捕盜大
將○壬辰○癸巳○甲午藥院連日以中宮殿勉進常膳口達至是答曰今
始得請矣○乙未○丙申代點以徐有棊為司憲府大司憲添書也以申緯為
江華府留守○備局達言即見禮曹申目則放舉東萊府使金鑄狀達以為關
白生孫致慶島主還島問慰譯官請來裁判差倭例當接待所贈宴禮單雜物
依例磨鍊而渡海譯官差出雖有已例事係邊情請令廟堂稟處矣島主之還
島問慰關白之生孫致慶既有各年已例請渡海譯官令該院差送使之問慰
後仍為致慶書契禮單與盤纏照例磨鍊之意分付該曹該道依之○丁酉○
九月戊戌朔日有食之自卯正至辰初食一分九秒初○己亥○庚子代點以
金蘭淳為吏曹參判閔致成為成均館大司成李存敬為全羅道兵馬節度使
安光貧為慶尚左道水軍節度使○辛丑○壬寅次對領議政南公轍啓言鏡
城故持平李載亨真所謂豪傑之士不隨俗而化者也文簡公金昌協之為評

事也載亨負笈從學故忠臣金濟謙之被禍也躬往吊祭 英廟朝令監司身
往勸駕其時道臣馳啓云載亨負重名而好黨論獎用之恐壞世道因此而老
死蓬草然其不以禍福死生動其心起正學於弓馬之俗讀書種子至今賴而
不絕請特贈亞卿從之戶曹判書金銘啓言曹儲不敷排用極艱將開鑄錢布
而近者甲山生銅無遜倭品固當設店收稅而開店於無人絕峽之間驅入牟
利無賴之輩獎固難言但令前潛採之銅多在於北關諸邑云請使北關守令
從便貿送以為越期設鑄之地從之又啓言本曹每年公貿生銅二萬八千斤
彼人稱以騰貴每患過期出送而每年九送使例給禮單參為三十餘斤矣以
參價比彼銅價則價折為二萬餘兩臣意則貿銅使彼人勿為出送單參自我
國不為例給以參換銅似甚便好而事係邊政請下詢大臣處之公轍曰生銅
則公貿單參是贈給名色各異而參給每患相持銅出亦多愆期今若互換事
極便利差送幹事任譯使之從近講定好矣左議政李相璜曰單參所入與公
貿銅價相當且倭情日狡參每生梗銅不時出若有如是變通之道則事甚便
順矣從之○代黜以金基常為都摠府副摠管基常即基厚之從弟也院達請
還收不從王堂聯書請寢並不許○癸卯○甲辰○乙巳○丙午請 明陵展

謁親祭

王世子隨詣行禮命

王世子詣

孝陵攝行祭仍奉審

禧陵○

令曰 先朝丙午

兩陵展謁後有坡原府院君先正臣金麟厚祠版致祭之

舉可以仰聖意也在今日繼述之道不可無示意之舉坡原府院君祠版明日

遣承旨致祭先正臣金麟厚祠版令該曹卜日遣禮官致祭○命 孝陵攝行

祭亞獻官以下施賞大祝李景在加通政○丁未前日還宮後有輦路擊錚原

情直為捧入之令政院以李龍秀為其父肇源鳴冤原情之混入其中議達不

為捧入令龍秀原情勿施王堂兩司諸臣迭請肇源快正典刑龍秀嚴賜處分

并賜答不許○戊申○己酉○庚戌○辛亥以鄭晚錫為刑曹判書○代點以

金教根為漢城府判尹○壬子 王世子詣景福宮 文昭殿舊基展拜後仍

詣慶熙宮齋宿○代點以金教喜為成均館大司成○癸丑 王世子代傳咸

興永興 兩本宮衣幣香燭于興政堂○王世子行九日製于金商門○甲寅

○乙卯○丙辰○丁巳代點以徐有槩為工曹判書○戊午○己未詣 真殿

行祭禮 王世子隨參○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丙寅

○冬十月丁卯朔○戊辰禮曹以青陽府夫人發鞠時 中宮殿望哭儀註書

入○己巳 王世子代傳 太廟冬享大祭香祝于仁政殿月臺○庚午○辛

戌子

十七

未○壬申以金在昌為判義禁府事○癸酉代點以金履喬為議政府右叅贊
李勉昇為右副賓客○甲戌○乙亥孝子故承旨沈奎魯金堤士人金漢明茂
長故同知金致瓘丹陽士人李尚文旌閭文義士人金聲大興陽士人金慶集
原州通德郎李思遠金浦通德郎李載稷鐵原士人李煥務安士人金躍華靈
巖士人曹聖允贈職全州士人權來彥給復 端廟朝忠臣進士趙完珪贈職
丙子殉節贈叅判秉命純旌閭古阜贈執義金南式以忠節贈職其子履成以
孝行旌閭扶安故主簿金億鎰純孝碑許令復立蓋以 宣廟朝特命立碑者
光海時以前諫冊儲毀其碑故也禮曹並因上言回達也○贈左承旨朴光前
以學問節義贈職賜謚事因多士上言禮曹覆達請議大臣領議政南公轍以
為非抄選儒賢及死節之人則超級易名事係難慎宜加贈從二品階從之○
丙子令曰道臣之不能請代播災即係經法外之故也今年三南農形雖不至
於殺年慘歉而始旱終澇兼以蟲損秋後收穫大失所望今冬無卒歲之資來
春乏耕作之糧顛連號呼之狀森然在目雖未得為裕食之道豈或不念寧失
之義今年三南代播穀並勿收稅以示國家一半分顧恤之意○丁丑○戊寅
○己卯○庚辰禮曹達言鎮安大君芳雨祠宇宣額事及李有吉贈謚不祧事

問議于大臣則領議政南公轍等以為鎮安大君之卓節高行先朝親製碑

文侑文可以仰認祠額之已施於讓寧孝寧者不必靳持特修二字之錫允合

樹風之道李有吉之為皇朝討賊之忠不在遼東伯金應河之下控弦之手

指盡落斷衫之血書可徵今此多士之呼籲益可見公議加秩賜謚不祧祠版

臣亦無他見云并從之賜鎮安大君祠號清德○辛巳○壬午○癸未○甲申

○乙酉王世子詣青陽府夫人家臨吊○丙戌王世子行次對領議政南

公轍達言即見吏曹申目則枚舉前副提學李光文上書以為三司長官不得

兼金吾摠管即通編所載以文勢觀之似兼職之當禡而取考勝錄則三司長

官之除金吾摠管皆遼本職考諸法文叅以曹例本兼之孰遼孰仍未敢指一

覆達請令廟堂稟處矣通編所載必是兼任當禡之謂也而聞前後多禡本而

仍兼云此未知有何明據也但三司長官雖重而金吾摠管有時乎事繁則當

有掣肘此則銓曹臨時稟旨處之為可耶臣亦無以對左議政李相璜曰以

通編所載文勢看則異於他職互為禡解之文蓋指兼職之當禡者中間一二

已例之因兼御而遼本職者雖未知何所依據臣意則禡兼御而仍本職為是

矣答曰依大臣議施行宣惠堂上趙萬永達言癸未冬間各官房有無土還出

給四千七百六十七結零慶壽宮無土還出給七百十六結零因伊時戶判所
奏以該結所出賦條並屬地部矣夫地部常稅惠廳常賦自是不易之定式而
并屬戶曹終非經法自今還出給大同依式還屬惠廳為宜從之○丁亥○戊
子○己丑 王世子行日次儒生講于重熙堂居首趙在慶直赴殿試○庚寅
雨雷○行都堂錄領議政南公繼大提學金履喬吏曹判書徐能輔弘文提學金鉉四點李游夏朴宗璜李遠
翊申冕周李基華金逸淵洪遠謨柳幼麟李在鶴趙錫龜閔永勳黃浩民李應
信李根友李穆淵韓鎮來吳致淳李正耆徐有贊林永洙李鼎在趙秉常俞章
煥李寅弼金胤根洪重燮徐箕淳朴宗吉趙秉龜趙基謙○備局達言即見禮
曹申目則故舉安邊幼學元重赫等上言以為永興宮闈里即我 太祖大王
鞠養之地也 聖祖遺蹟至今尚在而無立碑傳後之舉依黑石里例立碑記
蹟允合事宜事令廟堂稟處矣今觀北儒上言宮闈里之有 聖祖遺蹟其事
甚貴其地不可使湮晦無傳矣馳馬擊毬之場皆有記蹟黑石之里亦為樹碑
依此例以表聖蹟於此地實合於闡揚肇基之盛典而事體至重今本道道臣
春巡時奉審基址更為狀達後立碑之役使之舉行依之○辛卯教曰夜間啟
燁之告警不勝悚惕之心自今日減膳避正殿五日○召見冬至正使洪起燮

副使柳鼎養書狀官朴宗吉辭陞也 王世子亦召見之○壬辰令曰昨夜轟

燁之災忽出於純陰之節上天仁愛告警丁寧余小子驚懼震越誠不知何以措躬噫諸道告歉余未能實心懷保百度皆病余未能實心導率講筵久停有怠荒之歎庶務叢脞無振發之功上不能孚格天心下不得寧謚民生水旱蟲蝕為今年極備之災而又有此冬雷之變災不虛生必有所召召災之本其在余躬撫心自愧繼又哀痛惟我廷臣各進忠言以為遇災修省之道又令曰自

今日減膳三日以示一分警懼之意王堂兩司政院陳劄議陳勉并賜答嘉納領議政南公轍左議政李相璜聯書陳勉仍請斥退答曰以余小子之否德叨

承重命夙夜戒懼若涉春冰而在今日天災之告警實余小子否德之故也卿等忠切之言此余藥石也敢不惕然乎當服膺矣卿等匡輔余小子共濟國事

○令曰遇災求言之時稱以臺閣無一進參於朝講者豈可曰國有紀綱乎諸臺并施竄配之典配執義權馥于順安縣持平李光載于茂朱府○代黜以金

履載為司憲府大司憲洪命周為司諫院大司諫○癸巳○甲午○乙未兩雷

○丙申教曰七八日之間再有冬雷之警災不虛生咎在寡躬悚慄之心有倍於前戒膳避殿五日 王世子令曰轟燁之災又何復出乎滿心悚慄求言之

事前已令下減膳五日○政院議達王堂聯書陳勉並賜優答○給諸道諸都

當年災十萬六千六百五十二結京義三千四百四十結湖西二萬一千九百

南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五結海西二千九百結關東五十結開西九百四十一

結水原六百二十七結廣州一百四十九結江華二百九十七結開城三百二

十○三南還餉分數停退賑資嶺南各穀十萬三千石別劃錢二萬兩內帑錢

一萬兩空名帖四百張湖西各穀二千五百石別劃錢六千兩內帑錢五千兩

空名帖三百張湖南各穀一千五百五十石別劃錢一萬四千兩內帑錢五千

兩空名帖五百張北關折米五千石劃給○十一月丁酉朔令曰明年即我

大朝殿下聖壽四旬而御極三十年之慶歲也余小子歡欣慶忭之忱方當長

至之令節恭祝岡陵之壽二十一日冬至朝賀詣仁政殿庭謹率百官親上致

詞表衷于 大殿爰令有司磨鍊以入○戊戌代黜以權敦仁為成均館大司

成○王世子齋宿于侍講院○己亥 王世子詣 景慕宮省牲器齋宿○庚

子 王世子攝行 景慕宮冬享設迎輿儒生應製于泮宮居首沈承澤直赴

殿試○以嶺南海西折米二萬石劃給戶曹以經用不足廟堂稟處也○辛丑

○壬寅○癸卯○甲辰 王世子行日次儒生講及漢學文臣講吏文製述于

春塘臺○乙巳○丙午 王世子行次對領議政南公轍達言月前雷異之後

臣等因求言之會略貢陳腐之說旬日之間復有警告而昔賢有言有聞而未
之能行惟恐有聞伏想勇於必行之睿志亦自如此故更不敢為陳勉之言矣
臣等向陳數三條中講學居先而伊後書筵召對連為召接虛受之德不但瞻
聆聳喜臣等亦與有榮焉聖經賢傳辭旨微奧有無限合玩味處有無限合鼓
發處若講官以次挾冊而進一讀之後便令退去則講聲雖洋洋盈耳於吾心
吾身有何所益 邱下其果不以文具應之反覆問難之際克盡窮格明辨之
工而亦無嗣後間斷之慮乎臣等之言不過綴拾古人之格言看如老生之常
談而 邱下若不以人廢言則或不無萬一之補蓋遇災則警惕災過則心泄
仍又置之忘域而不省則此豈應天以實之道乎上天雖玄遠而聽卑而臨女
誠與偽之間毫髮難欺董仲舒言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區區憂愛之忱不能自
已有此申達而又以立志堅固四字為前席之獻伏望 邱下益加澄省焉 筌
以所陳當服膺矣又達言臣以爵賞科舉之慎惜前亦有仰達於 大小朝者
矣 英廟朝以節製之賜第儒臣有言之者 先朝或以日次講及應製有直
赴殿試之命每加慎重亦不頻數矣近來以日次講應製賜第甚多且頻論以
慎惜科宦之道恐不當如此 左議政李相璜曰爵賞與科第是朝廷名器多則

自流於襲名器之襲豈非可憂乎相璜又達言洊雷為災又在水旱虫蝗三路告歉之後是豈無所召而然睿心警畏令旨懇怛天人相感庶幾回怒而為豫臣等有前此劄陳首揆今筵又以劄意申勉當務之先為治之本要之不外於此 邨下於此三者果能擬聽而體念耶臣敢因此而又有兩區區仰達者矣邨下凡於事為之間必以動法 先朝為心繼述之盛意臣固欽仰萬萬而臣則猶以為未盡也以勤講學言之 先大王於久道化成之後雖未嘗無停講之時而以學不厭之聖兼誨不倦之工嘗與學士大夫溫繹討論主經翼史日有程課無少間斷此非但自治之聖工如是雖朝臣中年少新進循循善誘使歸於作成之中如臣無似曾忝邇列亦嘗親承經旨於燕閒叨陪之時猗歟聖不自聖成已成物之德其與日御三講尤有盛焉今 邨下之所講學視 先朝典學之實則果何如以勤諮訪言之 先大王以周萬之智虛己受人非但出入邇密朝夕左右之臣得備顧問凡百有司之非閒漫職事者便殿從容頻賜引訪又非但有司之顯者如是以至於久任郎僚而時亦如是惟其平時詢採恒若不及故及夫遇事應接沛然無滯是以上下之間情志流通窮蒞疾苦日達於上今 邨下之所諮訪視 先朝好問之盛則果何如以節財用言之

今 邸下不必他求試以 先朝時外而府庫之蓄內而帑藏之儲較數歲之
中費用幾許餘剩幾許參互於近年餘剩與費用之幾何則昔豐今枵豈無所
由 邸下於此克念我 先朝約已裕人之德則必有惕顧反省之端矣古人
有言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若但有法祖之心而無繼述之實則恐非監憲無愆
之道惟 邸下懋哉答以所奏當服膺矣○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
亥 王世子詣 景祐宮齋宿○壬子 王世子攝行 景祐宮冬享○王世
子召見大臣禮堂令曰 列聖朝登極三十年稱慶已例為幾次乎禮曹判書
徐俊輔曰 肅廟朝登極三十年有稱慶之舉 英廟三十年仰請而不許至
四十年稱慶設行增廣科矣令曰前此則 列朝無稱慶之例乎左議政李相
璜曰 肅廟朝稱慶時考出 中 宣兩朝實錄而遵用矣令曰來年即我
大朝聖壽四旬登極三十年矣欲伸慶祝之誠以上疏仰請可乎以庭請為之
可乎領議政南公轍曰至於進饌或陳賀庭請亦罕其例先以上疏仰請好矣
俊輔曰 先朝二十年亦有稱慶設科之舉矣○癸丑公忠監司朴晦壽以掛
書事密啓教曰錦伯密啓何如是秘之乎一如昨冬嶺南掛書之事矣原狀啓
出給政院掛書漢分付道臣使之不日捕捉○甲寅全羅監司徐耕輔達言兵

使李存敬屋轎濫乘房妓騎驛查問驛吏方欲論罷之際該兵使論罷順天府使尹命圭矣兵使之無得擅罷守令自有受教則今以非軍務之事而以支供所費下處等荒雜鄙瑣之言張皇說去故原狀本還下送其罪狀令廟堂稟處令曰尊體統所以尊朝廷而身為下官不能善待上營是何道理順天府使尹命圭為先罷職拿問嚴勘道臣則以帥臣狀達措辭之猥屑雜亂至於請勘而道臣狀辭獨不雜亂乎帥臣即道內副元帥而捉致驛屬查問副元帥犯科者豈不大失體面乎道臣越俸三等兵使非曰無可罪之端因一守令論罷之事至於罪述則有傷事面帥臣論罪今姑置之○乙卯○丙辰○丁巳 王世子詣仁政殿庭進冬至致詞箋文表裏于 大殿令曰今日朝賀時禮房承旨林景鎮加嘉善禮貌官洪永觀加通政○王世子上疏曰惟天惟 祖宗昭垂眷佑明年之月正元日即我 聖上海籌肇屆四旬寶曆恰滿卅載之期也八域含生之類咸囿仁壽之化舉切頌禱之忱于斯時也臣心之蹈舞歡忭願可以言語文字形容其萬一也哉洪惟我 聖上稟天縱之睿聖秉一德之純至克享于天心故黼黻有象篤慶于 祖宗故瓜瓞永絲治化之巍蕩福祿之無疆由百世而等百王鮮有匹媿猗歟盛矣曷以稱哉夫飾喜廣慶臣子之至情述

禮紹徽國家之彛典臣於今年以我 聖慈恰躋四旬既蒙我 聖上恩許獲
伸飾喜之徽誠明年之於聖躬猶 聖慈之於今年也今年之禮行於明年在
臣心固已無疑傳曰父母其順矣乎臣又謹稽 列聖朝故事御極四十年三
十年稱慶遠則有 宣廟朝舊例近而有 肅廟 英廟兩聖朝遺謨 聖上
之乂道化成亦猶我 三聖祖彌長之日也紹徽而篤踐在 聖上不亦美乎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以無似猥承寶命代攝機務經年于茲雖無一半
事仰塞委托之聖意然襲美繼善之願知年報暉之私夙夜洞洞愚衷自激茲
敢循舉國之同聲撫寸心之至懇齋沐陳章仰請處分伏乞 聖上亟許臣祇
率百官以明年月正元日誕舉即卅三十年陳賀之禮仍消吉辰進饌稱觴以
賁四旬肇屆之慶則不惟臣塵刺之奉可以諧願亦 祖宗陟降悅豫洋洋而
第祿自天申之矣批曰所請豈不諒爾忱誠但 祖宗之禮子何敢當又若進
饌今歲失稔民命近止其可為張大康豫之事乎不允仍遣知申傳諭○代點
以朴宗薰為右賓客鄭元容為左副賓客趙鐘永為弘文館提學○戊午○已
未○庚申 王世子又上疏曰臣以人子不匱之誠值前牒罕覩之慶雖使臣
被老萊之綵衣日上長樂之壽張勾天之廣樂日舉嵩山之呼猶未可以自盡

於心區區忖量亦常仰我 聖上恭儉之德軼美堯禹故不敢思豐亨豫大之圖惟以頌慶祝觴拜章陳請及伏奉批旨果然撝謙之意不欲比觀於 先王太哉之言深示存儆於儉歲臣手擎首頓欽仰讚誦之不暇固不當復容他說然臣心之缺然失圖姑置勿論竊敢謂 聖上之克讓非所以仰答天眷俯循人情也何者福祿天之所貺而堯舜不得以辭愛敬人之所立而臣子不能以已夫以不能已之愛敬思頌不得辭之福祿亦天理人彝之所當然况 列祖攸行已成萬世之彞典 聖上安得固讓而不有也臣安得一請而遂止也雖以今秋穡事言之三南未始不失稔而既異全省之大無賑貸寬恤庶可懷保而奠安以弭南顧之憂進饌之舉又異於進宴儀節既簡品物太略簡則不涉於張大略則無損於經用恐不至貽累於昭儉之盛德 聖上不足以歉年為解臣不敢以將順為當也茲敢申具文字仰控至懇伏望 聖上念眷于之天意察顯若之微忱亟垂俞音俾準所請批曰爾之誠忱如此並當勉從矣然念彼飢氓實深不安爾須體予此意凡百儀物一從簡省然後尤為養志之孝也仍遣知申傳諭○令曰戶判金鑑禮判徐俊輔兵判朴宗薰工判徐有槩知申徐熹淳進饌堂上差下○辛酉令曰外殿受爵處所以明政殿為之自內進饌

處所以慈慶殿為之又令曰第一爵親上第二爵世子嬪宮進上第三爵明溫
公主進上第四爵至第七爵臨時稟旨舉行第一爵親上致詞當撰下第二爵
至第七爵內閣原任一提學製進又令曰外殿受爵時第一爵親上致詞當撰
下又令曰歲初稱慶陳賀致詞親撰箋文大提學撰進○召見進饌所堂上及
司饗提調令曰進饌時器數何以磨鍊乎司饗提調朴岐壽曰在前進饌之時
或有三十器之例或有二十器之例矣令曰外殿進饌時行果以二十器為之
味數以九味為之慈慶殿進饌時行果以三十器為之味數以七味為之○壬
戌王世子設柑製于春塘臺居首趙徽林直赴殿試○癸亥○甲子○乙丑
代點以李義甲為漢城府判尹金教根為工曹判書教根仍差進饌堂上○十
二月丙寅朔代點以金履載為漢城府判尹○王世子行輪對○丁卯代點以
柳相祚為司憲府大司憲○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宣惠廳達言
諸道告歉災捻殆過十萬餘結經費大誦誠為悶然災近十萬結則京外裁減
自是不易之定式請明年京畿三南關東營邑需八分一各樣價四分一海西
營邑需各樣價八分一依例減分而京貢亦依例以十分一減分磨鍊令曰歉
歲恤民京鄉無異特減二十分之一○癸酉放輕囚給衣薄軍兵衣資流丐結

幕以給○甲戌○乙亥 王世子行次對領議政南公轍達言三南尤甚邑守令限麥秋姑勿遷轉又請法司堂郎極為慎擇又請申嚴牛禁並從之○代點以鄭基一為成均館大司成金教喜為吏曹參議李翎會為黃海道觀察使李謙會為兵馬節度使○禮曹達言今此元朝稱慶陳賀在於 社稷祈穀大祭攝行受誓戒之後用樂一節謹稽謄錄則 肅廟朝乙酉年即位三十年稱慶陳賀在於 皇壇親享受誓戒之後而以大庭法樂異於宴會依例用樂 先朝甲寅年 慈殿恰躋五旬 慈宮恰躋六旬稱慶陳賀在於 社壇親祭受誓戒之後而遵用此例矣請今依此磨鍊舉行依之○丙子○丁丑 王世子行日次儒生講于重熙堂○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禮曹達請金堤故主簿朴英蘭忠節旌閭戊申軍功人宋載泰贈職從之○癸未○甲申○乙酉以金履喬為判義禁府事○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慶尚監司鄭基善以賑資請劃事狀達令曰嶺以南幾萬生靈之顛顛顛連之狀如在眼前體 大朝憂恤之聖意念羣生難保之事勢則余獨何心安於錦玉乎且况明年即我邦莫大稀有之慶年豈無與民同樂之舉乎既入稟矣內帑錢一萬兩特為領下自廟堂即速下送其外所請諸條即為從長稟處俾無緩不及

之歎公忠監司朴晦壽以賑資請劃事狀達令曰湖西民顛連之狀如在目前體 聖上愛恤之意念羣生難保之狀嶺伯請賑之狀已給帑錢而補賑今此

湖西之賑恤亦以內帑錢五千兩頒下自廟堂從速下送道臣所請諸條即為從長稟處○鑄錢兩達言鑄錢時各樣需用不可以新錢排用必以戶惠廳及各衙門留庫舊錢中換色取用矣目下各處舊錢已患罄竭若不及今變通則雖有新錢便是無用來頭換用萬無其路請自秋已鑄之訓字及宣字號新錢待明春先為行用以通錢路繼以惠字改號仍為行鑄許之○公忠監司朴晦壽達公州牧掛書罪人李傳哲及應問各人等捉致臣營躬執嚴覈則不過院任紛爭誣人惡逆而掛書中諸條凶言自歸虛妄○辛卯代點以趙晉和為吏曹參判○王世子飭京外官審理殺獄以聞皆親覽判下枉罹者及情勢可原者多所傳生○壬辰行都政吏曹判書徐能輔參判趙晉和兵曹判書朴宗薰代點以李羲甲為左賓客朴綺壽為司憲府大司憲張教根為司諫院大司諫金鼎均為成均館大司成趙冀永為吏曹參議○癸巳○甲午○乙未代點以尹秉烈為司諫院大司諫○全羅監司徐耕輔以賑資請劃事狀達令曰向於嶺南湖西已領內帑之錢以助賑資湖南民勢之遑急無甚異同在朝家顧恤之道不可無一視之政

內帑錢五千兩特為頒給令廟堂即速下送○京兆獻民數五部及八道都元
戶一百五十六萬三千二百十六戶男三百三十二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口女
三百三十一萬九千二百六十一口

二十九年清道光九年春正月丙申朔御仁政殿受王世子親上致詞仍受賀致

詞聖維巍蕩誕膺天休三紀垂衣四旬添壽歲元月正大庭呼萬小子遐祝億

兆與同齊頌教文若曰自天有佑方屆鼎盛之四旬以歲之正又值臨御之卅

載監于祖宗之舊典暨爾臣民而同休惟子藐末之姿叨承靈長之業嗣服

在幼冲之歲尚至痛之未忘負宸念艱大之投豈宴安之自暇幸賴有丕子之

責其代子勞若能為小民之誠以祈永命凜乎淵冰之若涉居然歲月之滋多

聖人不惑之年蓋言德盛之驗王者必仁於世亦是治成之期顧在寡躬於斯

二而全未惟茲年紀以其數則適丁迺者禹明之章遽有晉賀之請諒貳極知

年之喜頌萬壽之攸基稽我家享國之長追四朝之遺緒縱有先王之盛

舉顧何敢於比觀矧又諸路之歉荒尤不安於豐豫肆渙批而庸示子意逮復

懇而愈見至誠謂率土舉皆同情有難乎終弗念皇穹所以垂臨曷敢不祗承

遂行告廟之儀爰許呼嵩之禮撫盈成而益懷兢業對頌颺而反顧忸怩萬

年惟王觀茲百工之齊祝一人有慶思與八域而共熙當此曠絕之洪休合施
恢蕩之殊典滌瑕藏垢咸與維新廣惠覃仁自今更始自本月初一日昧爽以
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於戲天地悠久而成化神人悅豫而致和誕敷恩
言順茲布澤之春煦共躋壽域至于溥海之蒼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舉
金履高

○王世子受賀於重熙堂○領賜老人別歲饌仍令存問年例也○令曰領

府事金思穆今年恰滿九旬矣家國享太平之福明時膺吉祥之瑞以元老而
兼上壽豈可無別般示意况值稀有之慶年尤豈不同慶同樂乎既稟

大朝令戶曹宴需優數輸送設宴日賜樂○令曰月正元日縛儀載舉此實吾東方

莫大之慶予小子懼忤之忱不可無示意之舉陳賀時禮房承旨鄭基一輔德

柳台佐加嘉善禮貌官文學李敏會宣教官金緯加通政○丁酉令內閣原任

提學金履喬檢校差下○行閣圍

檢校提學金履喬直提學趙寅永檢校直閣
李嘉惠徐萬淳檢校待教徐憲淳金正喜金

淳待教六點金炳韶金鼎集趙秉憲徐戴淳金大根代點以鄭元容徐憲淳為

奎章閣直提學金鼎集為待教○應資老人下批百歲者六十六人○戊戌領

議政南公鞞陳書乞免仍請致仕略曰臣乞身於朝者今為十年疏請筵懇不

止一二曾蒙我大小朝惻然垂念屢以成就晚節有日為教臣豈敢復有瀆

聽而犬馬之齒已滿七耄矣臣有臣家故事之可以仰達者臣之先臣文清公有容於年至之三之日上䟽請致仕英宗大王嘉其引禮之懇即賜允許仍以歲首吉日親臨景賢堂宣麻賜詩下教若曰子則應戀卿之遠志心有所貴旋命以聖教聖製誥箋文字鈔印入兩宮福藏史庫使後世知我君臣稀有之事也聖主所以尊經訓優老臣風勵朝臣者一事而三善具焉臣雖不肖無能為役而驅策任使之日亦已久矣區區憂愛之忱寧以進退而有間所以為此者誠以重任難勝禮防甚嚴迄今白首縱無效忠之跡他日黃壤庶有拜先之顏伏望將臣議政之任仰稟亟遶兼賜三字之命俾遂其大願答曰卿之今日陳章即出於援引卿家故事余豈不諒卿心而先卿之得請於昔年者其不大異於今日乎今卿則際國家艱虞之時值年形歉荒之日小子之依賴者卿也民生之仰望者卿也卿何不念而有此舉耶若使先卿當卿今日之處地豈或有求退之言卿無再辭一心國事則余豈不思成就之道卿其諒之○令曰三南賑政或有公賑處或有私賑救急處而近來穀簿漸縮錢貨亦竭雖或移粟而餉之給價而買之為道伯守宰者其何能辦出於無中乎言念及此可勝哀痛國之為國賴之於民民若盡劉國將何賴大臣與備堂會議於籌司道

臣請得及帑貨頒給外錢貨穀物更加爛商量分劃以示朝家必欲拯濟之意○令曰勸分之名出於朱夫子南康之賑而所謂勸分者即稍饒之民起義出粟以添公穀以補賑資而官家則初不為言於納穀之間者即勸分之古法美事也近來為守令者每當歉荒則先探邑中稍富之民威脅恐喝使之勸分云民不願納官必徵出此無異於勒奪民財堂堂千乘之國寧有如此苟且之政乎以此令旨行會於設賑各道所謂勸分一切禁斷俾無貧富民俱瘁之歎如是飭令之後若或有犯科之守令則斷當施以制書有違之律而民若有自願自納者則亦不必牢拒不捧此則守令報于監司分等狀聞以為一一褒賞之意令廟堂即為行會○己亥 王世子詣 奉謨堂展拜○庚子令諭祈穀大祭受香大臣曰國之大事惟在祀典而上辛祈穀所重尤為自別今番之享余不得已替卿攝行一念憧憧於罇俎之間又况日寒如此或有諸執事做錯之弊亦不可不念卿其董飭克敬將事俾無如不祭之歎今此申申之諭卿與在庭駿奔之列一心對揚余當齋坐以俟享事之利成○辛丑○壬寅待教金鼎集書辭新除閣啣答曰乃祖之恰滿九十聖世之人瑞也爾家之慶事也而適會國有大慶實為家國同慶也奎華之職爾其勿辭○令曰今年之慶往牒

罕有懼忤頌祝大小惟均其日百官特令入參於殿庭別為宣醞令進饌所備
一酌一肴而賜之以示廣慶同樂之意○癸卯詣 太廟 景祐宮展拜出還
宮時 王世子行祗迎儀○甲辰○乙巳大司憲朴綺壽上書略曰天休滋至
聖壽無疆睿孝仰格賀儀誕舉稱觴飾慶吉期在邇臣民忻忭小大惟均臣即
伏見令旨下者則進饌習儀并自內為之以臣愚見恐不必如是矣臣亦豈不
知睿誠所到靡不用極必欲躬自照檢俾無差錯於當日行禮之時而此不過
有司之事耳既有所掌堂郎則本所教習自當中節何必頻繁演肄於九重深
嚴之地乎臣又聞之日前有自內女伶呈技之舉似亦出於先期肄習之意而
如彼賤污之物無時出入清禁事無依據聽聞駭異今又屢度習儀不付該所
而并皆親自臨觀聲色之娛易以蕩心將何以解四方之惑哉臣職在言地不
敢泯默茲敢忙陳短章仰瀆崇嚴伏乞亟寢成令一依儀曹草記施行焉答曰
其事余豈欲太康乎已例然也且有令於政院矣○代點以朴綺壽為吏曹參
判○丙午停諸道春操○丁未特令以朴綺壽為禮曹參判○令曰新除授禮
曹參判朴綺壽進饌所堂上差下儀註節目使之先舉行後謝恩○戊申陞淮
陽縣為府以降邑號已準十年之限吏曹達之也○代點以徐耕輔為吏曹參

判添書也○王世子行人日製于春塘臺○代點以趙寅永為全羅道觀察使
○禮曹叅判朴綺壽陳書請謹略曰臣本愚駘蠢蠢僻在窮巷無聞無睹即一
聾聵而適忝言地略陳瞽說矣今見謄錄所載則從前內進饌習儀之并自內
為之已例班班且揆以事勢有不得不然者而臣全然茫昧妄有論說自歸妄
率致速罪戾至承人臣不敢承聞之教崩隕震迫五內失守直欲即地溘然而
無知也臣既負此重犯合置重辟而除旨聯翩以罪為榮此尤臣命卒之秋也
噬臍莫及措躬無地至於儀節之自臣手舉行尤非分義之所敢當伏乞下臣
司敗斷以當律以為為人臣妄言之戒焉答曰余則自以為盡誠盡心於今番
慶禮雖一節一儀必欲躬檢且內進饌之自內習儀即儀曹謄錄所載故果依
故例下令矣日前書辭全然歸之於聲色蕩心之科余於平日事親之誠若能
見孚於廷臣則寧或今日乃有此言乎以我 大朝殿下撝謙之德其將不安
於聖衷余心之悚感不知何以措躬又以余所當之地言之誠切奉權謗及蕩
心愧慙之極無面對人未知何意不考規例為此知禮之言乎為先施以刊削
之典湖沿投界配南平縣○已酉○庚戌代點以徐俊輔為禮曹判書○京各
司各營進戊子會計簿

時在黃金一百九十二兩三錢零銀子三十一萬一百七十八兩六錢零錢文七十五萬八千三百兩一錢零

綿綿一百五十五同四十二尺二十二尺七千四百九十八同三十一尺十二尺零米二十二萬五千三十三石四十八升零田米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石一斗零太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三石零皮雜穀二萬八千八百三十七石九斗零

○辛亥○壬子詣 景慕宮展拜出還宮時 王世子行祗迎儀○癸丑○甲

寅○乙卯 王世子試春到記儒生于春塘臺講居首趙迪相製居首沈宜臣

並直赴殿試○丙辰○丁巳獻納黃鐘人書略曰臣伏見日前投界罪人朴綺

壽處分下者竊有區區所懷冒此仰陳冀蒙垂察焉蓋今番進饌之禮即千一

之慶會也以 邸下不置之孝凡於一節一儀之間必欲躬臨檢察出於歡

欣洞屬靡不用極則雖無於禮者尚可以義起躬行何況有已往之例乎今此

綺壽全然昧例唐突論說駭妄無嚴罪固難容而在昔益之告舜曰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豈以大舜之聖真有逸樂之失而益以是陳戒哉人臣事君不論其

事之有無惟當以陳善為主故也今以 邸下邁古之德曠世之孝有此備物

盡禮之舉為臣下者夫孰不攢頌欽仰則維彼綺壽同是今日臣子耳渠安敢

獨有他腸而特以職居言地未諳前例妄附於陳勉之義而已豈真以 邸下

果有是事而然哉自古人臣之告君雖或出於過計之憂而明君哲辟猶多容

之者乃所以來言路廣聰明也然則綺壽之言雖極妄率而以言獲罪恐非盛

世之美事投畀之典罰亦已施矣今此慶禮在邇大需旁流獨於綺壽豈可無一視之澤哉伏願高明恢包容轉環之度念導和延祥之意特許放還一以光睿德一以開言路焉答曰嗾囑朴綺壽者又嗾囑爾章嗾囑者何其多事且爾言出於懲討乎出於匡救乎如欲匡救惟當洞言明卞而乃為此依違漫漶之說一欲嘗試余意一欲解放綺壽嗾囑者之計誠亦哀且憐矣掌令金鎮聲書論朴綺壽之罪請施重律答曰多日不答欲觀動靜黃鍾人之書出矣爾書不足答持平金錫龍書請朴綺壽更加竄配之律答曰爾等之書可謂不謀而同矣持平魏迪喆書請朴綺壽亟施島配之律答曰已諭於兩臺之批矣○戊午王世子行漢學文臣講于重熙堂○獻納黃鍾人陳書自引略曰臣適忝言地目見朴綺壽以言獲罪遠投南荒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猶恐有遺於日月之明故妄率陳章竊自附於納君無過之地矣承令答下者節節有人臣不敢承聞者即欲鑽地而不可得也臣辭未剴切語欠鯁直未能悉暴綺壽隙勉之實而只請妄言之曲恕未敢極言 邸下過中之舉而惟冀盛度之益恢依違做得漫漶說去睿教中不能洞言明卞之罪臣實自知而至若嗾囑嘗試之教則為人臣者兼此數罪其何可一日偃息於覆載之間哉令教至此臣罪何居且

以臣言為非則治臣以罪臣言為是則解放綺壽而以 邸下睿智斬下明斷
臣罪至此尤無所逃緣臣而貽羞臺閣見嗤物議伏乞遞臣職名亟施當律焉
答曰爾言之當理與不當理姑無論爾既以依違漫漶自服則正與朴綺壽之
自服以不識規例噬臍莫及同一哀憐堂堂臺閣焉有自服之諫官乎余以爾
輩責之臺閣者誠亦疲然也至於嗾囑云云爾若自反必羞愧欲死余豈索言
以傷事面乎○己未○庚申代點以鄭元容為司諫院大司諫○全羅監司趙
寅永書略曰臣未諳本道事情則誠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者也况於莅任之前
何能有設施拯濟之可言乎雖然事有在民甚急於例有據而又不可一日可
緩者則安敢不思德意之對揚使湖以南幾萬飢民未蒙天地涵育之澤哉雖
以 先朝以後事屬本道者言之若值荒歲設賑則多有大同結錢停退之舉
雖其多寡不等而或以狀請或以特教載在籌司所歲惠政年表斑斑有可考
矣見今湖南一路歉憂方棘俵災幾四萬結抄飢為六十處則不待躬履其地
目見其人而溝壑鵠鳴可以遙度秋旣失稔春若畢徵調恤之際撫字雖勤推
剝之下渙散可慮今若以尤甚邑之大同尤甚與之次邑之結錢並限三分一
待秋成停退俾紓災民一分之力則在於經用有差遲差速之別而其為實惠

下究不可與應文設粥按例發粟同日而語且時當捧稅一刻為閔民若已納
吏必為通其所以利之適以為害伏乞即下此章於廟堂俾議便否特施曠絕
之德音亟發停退之闕文則實一道之幸也答曰苟利於民何事不從所請依
施○辛酉 王世子行專經武臣講于春塘臺○壬戌○癸亥代點以金煥為
三道統制使李升權為右捕盜大將○甲子○二月乙丑朔○丙寅 王世子
行文臣製述于春塘臺○護軍申鴻周卒○丁卯詣 永禧殿展拜仍詣 儲
慶宮展拜 王世子行祗迎儀○左議政李相璜陳劄略曰臣自伏見投畀罪
人朴綺壽處分以後憂愛耿耿明發繞壁者凡幾日子茲第所靳祝恭俟者庸
衷求道理有開悟庶不竟雷霆之怒而可以睹日月之更焉荏苒如是今又為
幾日矣使綺壽而設有妄言其不當言者其官則言官也其事則言事也上之
所以處之猶宜寬假而扶樹之况其言或慮其累睿德而招物議自附於無隱
之義欲獻其過計之憂者乎此固宜採而不宜譴也一言纔出重戾隨之此實
非聖世之所宜有廷議輿誦愈久而愈不能無憾是豈為一綺壽地而然哉習
儀之騰錄所載臣雖未能詳諳其規例如何而設有已例於內於外則有司存
可以按而舉行而已亦豈至於親膚趾而躬細節屢煩臨視乎彼閭巷民庶見

女伶之出入深巖課日侵夜則此固今民耳目之所初觀者其滋羣議而騰衆論即事勢之所必至况傳說之必多過實遠聞之尤異近見者乎儀節之間若或以時臨視而不能候寒暑而時寢興少失節宣之宜則是有乖於聖人所慎之訓也雖當然之禮常行之儀一動輿一坐堂或值日候之不調則猶可或停或退况今寒峭風厲之時勞動之有過常節豈不誠奉悶乎古之人君一遊後苑尚有韓休知之語欲馳峻坂亦進宗廟何之戒臣見叨承弼而不能先事進言致有此譏議之日興方任保護而不能盡誠獻愚致有此觸冒之時多人若以是而罪臣則臣有何辭可解寤寐思惟雖欲泯默而終有不能已於言者惟郵下察焉人主處至尊之位宜若無甚憚畏然而近而廷議在前遠而輿誦在後此非威怒之可制而勢力之可遏也直道不行於朝廷則謗議愈騰於遠近安危之幾不容一髮其大可畏而甚可憚者實有如是惟願動以是深留睿念凡有一政一令必察廷議之如何輿誦之如何求大同者而始行之克祛吾已私不拂彼曩賦常使天理之公充然於中則後志之應從欲之治其本在是臣敢以是重為獻焉答曰卿言亦及於此敢不知感而苟知如此何不早為之言事不至難處乎正言徐箕淳書略曰有國之治亂專係於言路之開閉言路閉

而國能為國臣未之聞也挽近士風就下直聳無聞是豈無一事可言而然耶
妄陳一言無益於國而徒取罪罰非所以明哲也惟彼朴綺壽之書忽出於此
際國家一脉陽氣於是焉在誠宜培養之導劑之猶恐其或失今摧壓之斥逐
之綺壽何足惜其職則臺閣也其言則忠愛也置臺閣將以進言也而今綺壽
以言而獲罪是豈可使聞於隣國也哉苟其言之可採則採之如無足採之則
優答之以示嘉獎之意豈不有光於睿德而臺風得免於掃地乎伏願 邱下
平心舒氣懋恢轉圜之量亟下追悔之令投畀罪人朴綺壽特許解放使八方
知 邱下容諫之德出尋常萬萬則謬謂忠志之士必將于于焉而來昌言嘉
謨日積於公車豈不盛哉答曰已諭於大臣之答矣○戊辰大司諫鄭元容書
略曰臣自拜諫職以來因目下事欲附匡救之忱而僚章先徹言臣之所欲言
顯俟俞音以致多日泯默即伏見相劄臺書俱靳開納臣未敢知 邱下何遲
恢轉圜之量也向日習儀令下之後朴綺壽職在言地或慮以無例之事貽累
睿德上章陳勉此不過述國朝之故事遵臺閣之例責而已臣竊稽國朝故事
內宴雖用女伶廷臣必有陳勉陳勉之來輒賜嘉納 英廟朝進宴 慈殿有
儒臣白 上曰內宴非女樂則不可以為樂然大為非禮之視 東宮春秋方

富尤宜致謹 殿下於非禮之視亦無所動乎 英廟教若曰每當內宴春宮
入侍故自前春坊例有陳戒此雖近於文具不可廢之而今則未聞此等語乎
用慨然古有韓休知否之言儒臣若入侍則必有云云矣予學問雖淺豈動於
女樂乎雖然難制者心勉戒之意好矣夫以我 英宗仁精義熟之大聖人豈
有萬一非禮之可憂而儒臣之獻言猶如此 英廟不惟不罪乃以難制者心
為教且以聖教觀之每當女樂之宴輒有陳戒之例若於今日無綺壽一言則
幾使故事廢矣且 邸下怒其無他察其無隱言可用則嘉納之不可用則優
容之而已然則綺壽之言不過例談陳勉而止今 邸下罪之太過故人之論
綺壽有若敢言之士而前後辭教徒為 邸下過中之舉而已日來臺閣諸臣
之批驅束摧折不少留難言纔出口罪輒隨至則 邸下雖有過失之德孰肯
為 邸下盡言無諱乎國朝以來凡言官之上論闕失未嘗獲罪或有匪怒之
時大臣三司互相匡救今也論于廷而議于巷者皆以言官之獲罪謂非聖世
之美事是豈特為綺壽地而顧惜之哉詢情稽衆求其大同而處之趁慶禮前
亟賜宥還則其於來諫之德尤有光矣答曰見左揆劄而始出口氣乎○己巳
持平李正者李鼎在正言洪重燮等陳書請宥朴綺壽并不從○庚午○辛未

○壬申○癸酉御明政殿受爵

一爵宗進別行果典樂準殿上工入舞堂陞禮亭東北向立提調酌酒授

數子王世子受爵諸座前跪代致詞官進當座前跪致詞訖上舉爵頭詔

世子以舞童初興拜入身提調進爵班首領議政南公獻世自東階由正門入

進酒亭北向立提調進爵班首領議政南公獻世自東階由正門入

之世子以上舉爵頭詔進爵班首領議政南公獻世自東階由正門入

副提調徐容淳供頭唱王世子領卓供別行果輔德尹正鎮供花執事者設宗親

文武應恭官饌卓散花又散百官行酒百官宣醜進第爵受爵諸座前跪以爵

由正門入諸進內侍傳捧北向立提調進爵班首領議政南公獻世自東階由正門入

舞童管籥入作提調進爵班首領議政南公獻世自東階由正門入

金祖淳如上儀上舉爵頭詔進爵班首領議政南公獻世自東階由正門入

率臣洪顯周全賢振如上儀上舉爵頭詔進爵班首領議政南公獻世自東階由正門入

第七爵宰臣奉朝賀金履陽如上儀上舉爵頭詔進爵班首領議政南公獻世自東階由正門入

入作進第九爵宰臣上護軍金在昌如上儀上舉爵頭詔進爵班首領議政南公獻世自東階由正門入

禮世子以上下降座乘輿還位行第一爵致詞化隆卅載壽添四旬自今以衍萬八千

春斗觴斟霞極曜凝旒一堂騰歡八域同休春○甲戌○乙亥○丙子受內進

僕于慈慶殿上具異善冠衣麗花出世次奏夙雲慶會之樂夢金尺之舞陞座感

日之行禮後奏太平年之曲致和平之曲豐樂之曲尚食奉御二人唱樂章奏

長生寶齊天之樂尚宮出世子詣壽酒奉第一爵與進尚食以進女執事讀前歌

詠奏尚食進益水奏萬波停息之曲尚食林小膳日昇月恒之曲王世子嬪

奏景籙赤種之曲進大膳奏淨安之曲進侵頭奏日昇月恒之曲王世子嬪同極

詰壽酒平以第二爵授尚食以進壽昌之曲獻仙桃女官讀致詞荒奏曲應

天長之曲尚宮出中爵授尚食以進壽昌之曲獻仙桃女官讀致詞荒奏曲應

進茶奏樂昇于之曲女門執事奉銀果床進于王世子嬪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典言讀致詞荒奏網波之曲祝華之曲獻天壽之曲尚宮出中爵授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奏賀聖朝之曲女執事讀致詞荒奏網波之曲祝華之曲獻天壽之曲尚宮出中爵授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辰與左命婦同拍舞樂千秋之曲獻天壽之曲尚宮出中爵授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等之曲壽長春不老之曲儀寶班首詣進爵位以第六爵授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長樂等之曲行皇恩女執事讀致詞荒奏網波之曲祝華之曲獻天壽之曲尚宮出中爵授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呼禮奏昌運王世子嬪及左右命婦宗親儀寶班首詣進爵位以第六爵授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後還太平之曲嘉樂之曲王世子嬪及左右命婦宗親儀寶班首詣進爵位以第六爵授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奏慶乾嘉樂之曲嘉樂之曲王世子嬪及左右命婦宗親儀寶班首詣進爵位以第六爵授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王飲還就座喜新春之曲進花堂王世子嬪及左右命婦宗親儀寶班首詣進爵位以第六爵授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之樂尚食進別行果于清平樂之曲王世子嬪及左右命婦宗親儀寶班首詣進爵位以第六爵授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成臣司唱王世子嬪及左右命婦宗親儀寶班首詣進爵位以第六爵授尚食以進壽寧之曲

座中天宣法曲羣龍拜舞齊鳴玉瑞靄葱龍趨彩服花覆金罇艷溢流霞酌一
搦丹心千萬祝六宮下暨蒼生屋○夜進饌時先唱樂章鬱鬱佳氣繞丹闈金
殿瑞日曜繡扇初開明寶座香烟袞龍浮勻天樂奏九成迴波舞六么聖壽無
疆樂此樂千年萬歲長若斯千年萬歲長若斯後唱樂章小臣奉杯南山壽千
秋萬年永無疆朱絃王管法曲獻仙音承天奏聖人千重繡香百隊綺羅歌檀
舞袖競紛華寶殿深彤墀高神京瑤臺一般神京瑤臺一般○翌日會酌時先
唱樂章重明麗天萬象昭融昭融如何慶雲和風後唱樂章堯文舜華丕開昇
平昇平如何韶護咸莖外上並○丁丑○戊寅○己卯○庚辰月食自亥初至
子初食三

分四十一秒初動東北
食甚正北復圓西北

○令曰歡歲民情與守令治否若非繡衣無以知得御

史可合人令廟堂抄達○令曰吉日進饌慶溢區宇此誠吾東方初有之慶歡
欣忭祝之忱以示識慶之意外進饌時進爵宰臣領議政南公鞅判府事李存
秀領敦寧金祖淳各內廐馬面給永明尉洪顯周東寧尉金賢根各熟馬面給
奉朝賀金履陽上護軍金在昌知事趙鐘永各熟馬賜給進饌所堂上朴宗薰
金教根金鏐徐俊輔徐憲淳朴岐壽左右通禮李毅遠金秀鍾相禮李禮延禮
貌官洪晚燮進饌時禮房承旨李昺臣并加資宗薰加崇祿教根鏐俊輔加正

憲憲淳岐壽加嘉義鼎臣加嘉善毅遠秀鍾禮延晚變加通政○辛巳代點以
金履載為弘文館提學洪羲俊為右副賓客宋祥來為義州府尹○壬午王
世子行日次儒生講于春塘臺居首幼學徐耆淳直赴殿試○癸未備局以御
史可合人李游夏李是遠洪遠謨南履炯李正耆徐箕淳李寅弼趙基謙俞星
煥抄達○令施密陽府民家被燒一百七十四戶別恤典○甲申○乙酉領議
政南公鞅陳書略曰臣於歲首猥上一章引禮經之明訓遵臣家之故事而終
靳一俞大失所圖臣自立朝之初已有自誓於心以此祈籲於聖朝者十年于
茲况今其年已至症形益痼經邦濟艱尚矣無論趨走班行末由自強伏望仰
稟 大朝亟許速免仍許休致之請毋使重任虛糜臣將退歸矣馬用言為而
適有所蘊不敢自隱向來朴綺壽之書以其言為何如耶出於寥寥之時故人
或稱之而以臣見之不過臺閣之故事書生之常談也 肅廟朝將行進宴文
清公金鎮圭請內宴勿用女樂其後每當受宴進饌之時諸臣多以是為言舊
例雖用女伶而終為非禮之視故有此陳戒然則綺壽之言雖或有妄率者而
何足深責之乎許以風聞則昧例未必為罪愜於公議則受囑在所不論以此
抉摘則世豈有不可罪之言者乎求其言之當理與不當理而已伏願特宥綺

壽俾睿德有光焉答曰引退之章又何為而至哉以余否德誠禮有所未盡歟國事日非無可攸為而然歟三南告饑民生顛連此豈元老告退之時乎先卿之引年英廟之允許其時則可矣而余之不能許退於今日即以為不可許之時以卿國耳公耳之心何不念及於此乃為必不成之舉耶卿於朝廷即佩安危之首相也其去其就不可容易為說且成就遂初當有其時望卿亟斷來童盡心國事至於陳勉之言敢不服膺余有過失隨事勉戒使無至於大誤則豈不知感朴綺壽事卿言如此豈無處分之時卿其諒之○丙戌冬至正使洪起慶等以自燕離發馳啓○丁亥○戊子代點以趙鐘永為吏曹判書○令曰朴綺壽即一可憐之物余何難容渠十輩且既自服以噬臍莫及則如渠哀嗟不足深責但臺臣大臣迭相伸救有若真箇諫臣之被謫者然朝議誠極寒心故仍不許放而遇慶之時不可無曠蕩之典投畀罪人朴綺壽特為放送又令曰朝家之設置臺閣所重與關係果何如而名以言官攻斥言官者豈可使聞於隣國乎自服之朴綺壽雖不足言三臺之迭請加律比何事面乎跡涉迎合樊固難言前臺諫金鎮聲金錫龍魏迪詰並施罷職之典○己丑次對領議政南公轍啓言聞慶科庭試以九月念後擇吉云其時百穀雖或收穫都下必不

及爛漫更待秋事之快成使士民均被實效甚好退以十月望念前後洎吉知
委之意分付該曹從之○庚寅左議政李相璜書陳病狀乞解相職答曰領相
之乞退纔過數日卿章又踵至老成次第告退則余孰依而孰恃乎灾荒溢目
憂虞滿心此政卿等盡心王事寢食靡遑之時而豈可容易告退乎慎節雖甚
奉慮此是一時症候留都不過半日何足為辭卿其諒之○辛卯詣 徽慶園
展拜親祭還宮時行禮于東關王廟 王世子隨詣行禮○壬辰代點以李勉
昇為刑曹判書○癸巳○甲午教曰 徽慶園行禮時執禮柳致睦大祝吳致
愚並加通政○代點以金在昌為判義禁府事○三月乙未朔○丙申○丁酉
○戊戌○己亥○庚子代點以朴宗薰為工曹判書金教根為兵曹判書○南
廷君球書略曰謹考宗親府謄錄則粵在 英廟乙巳因故全城君混建白有
自 太祖至于 景廟御筆印刊之事臣謂 英宗 真宗 正宗三朝御筆
一體繼刊以為國家永傳之寶為宜答曰既有 列聖朝已例所請依施○令
江西縣 宣廟駐蹕處立碑紀蹟禮曹因本邑儒生上言達言 宣祖大王駐
蹕處立碑事已為達下矣碑文請令藝文館撰進依之○教曰第三公主爵號
以德溫為之供上及田結依例磨鍊○以徐能輔為漢城府判尹金銘為弘文

館提學朴宗董為藝文館提學○辛丑 王世子行西北別付料試射于春塘
臺○壬寅○癸卯○甲辰○乙巳旌孝子德山士人具命諭閣禮曹因儒生上
言請之也○丙午○丁未詣 毓祥宮 宣禧宮展拜 王世子隨詣行禮仍
命 王世子展拜于 延祐宮 歲譜閣○戊申○己酉 王世子齋宿于慶
熙宮○庚戌 王世子代傳咸興永興 兩本宮衣幣香燭于興政堂仍行三
日製于金商門居首睦仁培之次洪永圭並直赴殿試○辛亥○壬子 王世
子齋宿于暎花堂○倭館小通事裴末敦被刺於館守倭松井龜治為名漢因
為致命慶尚監司鄭基善以此狀達以為行凶之館倭必使償命然後國威可
張請責諭館守倭期於從速正法東萊府使金鑄釜山僉使曹允鵬平日不能
彈壓致有彼人之刺刃我人並為先罷黜令攸司稟處令曰彼人之刃殺我人
可謂變恠殺人者死法文甚嚴償命與否似無異議受刺者之死在於四十日
辜限之後則償命一欵在所商量令廟堂爛議回達東萊府使不能嚴束邊禁
罪固難貸方當設賑之時不可付之生手限畢賑戴罪舉行備局達言即見東
萊府使金鑄狀達則小通事裴末敦被刺致死詞證明的犯倭償命斷不可已
故申飭任譯使之責諭館守倭以為通報島中期於償命為辭矣犯倭則已以

次律施行事令下請以令旨辭意曉諭館倭俾知朝家刑政之無間彼我人而
流竄之典不容少緩縛送島中斯速施行之意即為分付道倅臣從之○癸丑
王世子詣 皇壇奉室行禮○令曰荐棘罪人趙璟鎮島配罪人韓植林睦台
錫并放政院議達請寢成令答曰遇此大慶需澤傍流之時且以前者蒙放之
人不必爭執即速舉行毋至煩瀆兩司聯書請寢以不必如是賜答義禁府以
臺達方張不得舉行為違令曰即速舉行毋至煩瀆○令曰放歸田里罪人沈
象奎曹鳳振放送○甲寅○乙卯○丙辰○丁巳代點以金履載為司憲府大
司憲○戊午左議政李相瑱初度呈辭令曰封還○己未○庚申 王世子代
行 太廟夏享誓戒于春塘臺○辛酉代點以洪義俊為藝文館提學○壬戌
左議政李相璜又陳書乞解賜答不許○癸亥恩信君夫人卒命輸送長生殿
退板一部喪禮依慶安君夫人例舉行○王世子代行 太廟夏享肆儀于春
塘臺○夏四月甲子朔 王世子齋宿于摛文院○代點以洪義俊為漢城府
判尹○乙丑○丙寅 王世子詣 太廟省牲器齋宿○丁卯 王世子攝行
太廟夏享○行受勅陳賀于仁政殿權停例也○勅書順付節使而來奉天承
運皇帝詔曰朕誕膺景祚寅紹丕基勅命於惟時惟幾迪光於無荒無怠鴻運

既集慶典宜伸張格爾者頑梗凶渠逋逃遺孽昔高廟蕩平伊始未忍爭其根
株維國家休養歷年總未加之搜捕而乃妄生逆焰狡起戎心肆厥披猖遂擾
蒞車之四鎮變由倉卒且困疏勒之孤軍特遣元戎恭行天討飛黃合隊軍令
嚴申太白懸旂材官率職當大兵之未集敵壘先摧捷精騎之方攻重圍立潰
兼之番酋效順伯克輸忱奮偕作以前驅矢同仇而敵愾遂以四城克復三捷
全收進圍瓦特之莊直搗河圖之穴是役也始自丙戌之夏訖于戊子之春雖
地極邊陲興師實逾萬里而功成神速蔽事甫閱兩年挽芻粟而常充士皆夙
飽蠲賦租而屢詒民不知勞余一人宵旰單心諸將士馳驅用命仰賴上蒼眷
佑列聖貽謨武功遠震於遐方慈福溥敷於闔寓同申忭悃敬上徽稱謹告天
地宗廟社稷於道光八年十一月初八日率王公文武羣臣恭捧冊寶加上聖
母恭慈康豫皇太后徽號曰恭慈康豫安成皇太后安貞協吉敦仁錫厚載之
休成裕延釐順德垂永綏之慶用光大典特沛恩施於戲錫極斂平康之福合
九有以揚徽緝熙昭耆定之功奉三無而覃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以李錫
奎為右副賓客朴潤榮為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尹載鐸為全羅右道水軍節
度使○代點以尹喜用為公忠道水軍節度使○戊辰代點以趙萬永為判義

禁府事○令施統營民家被燒二百四十二戶別恤典○己巳令潭陽等邑還米十萬石排五年減價作錢移轉他邑廟堂因道達請之也○庚午○辛未永溫翁主夭逝○壬申禮曹啓言翁主之喪自上 有舉哀之節而取考騰錄則或因特教舉行自下不敢循例取稟教曰舉哀之節置之又教曰致吊日違內侍致祭祭文當親撰矣○癸酉○甲戌○乙亥○丙子左議政李相璜連呈辭單並賜答不許至十度令曰封還○厚陵修改監蓋留守以下施賞○丁丑○戊寅左議政李相璜陳書乞解 答曰卿之上書已為四次呈辭又滿十度苦心如此一向靳持亦非禮待之意有違相孚之道且為國盡誠固不以時原任有間所帶議政之任姑為許副卿其諒之余實多悵○己卯召見進賀正使徐能輔副使呂東植書狀官俞章煥辭陛也 王世子亦召見之○令曰先正臣趙文正公祠宇自其祀孫任所還鄉云其過京日遣承旨致祭○三省推鞠命下臺諫違召直捧傳旨配持平李正耆于順安縣洪重燮于金堤郡○大司憲金履載上書陳勉略曰臣之所仰勉我 邸下者不出乎立志二字志不先立則如不基而築無的而射事無大小都做不成故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斯可三年有成今我 邸下代理萬幾亦已三年矣庶幾庶績成熙萬品維新而

就以著見者言之風俗之渝弊者有篤厚之效乎紀綱之頽弛者有振肅之效乎民生之困瘁者有殷實之效乎名器之濫屑者有慎惜之效乎財用之匱竭者有撙節之效乎言路之壅闕者有開導之效乎臣未之見也有其志者必有其事有其事者必有其功而今也不然者 卹下為治之志未立故也伏願 卹下問寢視膳之外惟專心於經典招延宿儒與之講討剖析乎理欲危微之分無一不由於大中至正考論古今之得失參酌時勢之當否以之發於施措則何憂乎治不及唐虞三代也昔唐仇士良謀其黨曰天子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士彼見前代興亡而知懼則吾輩踈斥矣使當時之君早有志於讀書而親賢則許大功業巍然在前豈肯捨此而從耳目小娛墮其術中也哉然忠讜之士難合褻昵之言易入婦寺之計常售危亡之轍常蹈吁可畏也蓋志雖立矣而不資乎講討諮訪則修己治人之道將無下手入頭處伏願 卹下念哉懋哉答曰敷陳格言深嘉卿忠愛之誠余當銘念矣○庚辰三省推鞠弒姑罪人楊州金女兒只連不待時正法○定陵 和陵修改地方官以下施賞○辛巳○壬午○癸未備局達言皇帝瀋陽謁陵之行我國遣官接駕事咨文已出來矣瀋陽問安使使即差出從之○禮曹以永溫翁主

墓所定於 孝昌墓東九十九步啓○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大
司諫鄭元容書陳情勢略曰臣向伏覩令教下者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凡
羣下雖有可罪原之則怒不當蓄人主雖有微過改之則聖固自如此固大聖
人至公無私之道羣下之得包容於聖度之內者也今 邸下蓄怒於既原之

餘吝過於既改之後雖若寬假更加摧折實有欠於渾厚嚴正之體而其在禮
待臣隣之道亦不至為累乎雖以臣等言之並責之以寒心赫赫具瞻之臣即
九經之所以敬也堂堂持論之臣即人主之所相與也而苟其言之一拂睿意
則輕侮低視毫無顧藉辭教一布大小憂歎究其貽累之本則實由於臣等之
不能積誠之致也此尤臣難進之一端也伏乞刊削臣職以為不職者之戒焉
答曰卿若自以為是余豈不以是知之乎如是然後卿足快於心乎○己丑○
庚寅○辛卯○壬辰○癸巳○五月甲午朔○乙未○丙申○丁酉○戊戌領
議政南公轍陳書乞解略曰臣之至情苦懇必欲求退者有三壯而仕老而退
此人臣之一大防限而臣自釋褐之日以此誓心今犬馬之齒恰滿七耄猶且
躡仍而不去則將以何辭解當世之感而見先哲於地下乎此一也臣本受稟
虛弱前時強仕猶不如人而今則長委床第且一未冷屍耳此二也臣之老且

病如此故廟務日益壞曠國綱日益頽隳此三也一自僚相許解之後鼎席益無倚仗朝廷僅有一相而與無相等方今之憂無有大於此改卜賢德此政其時將臣議政之任亟行遼免仍令奉朝請一啣題旌而歸臣之至願也答曰慎節非不奉慮乞退何其屢言卿試思之國事去益罔涯民勢新經歉荒可憫可憂不一其端而左閣解任卿又辭職老成次第告歸余將孰倚而孰恃乎更勿陳懇即起視事○代點以洪爽周為刑曹判書○己亥 王世子行日次儒生講于魚水堂居首李豐翼直赴殿試○代點以金履喬為判義禁府事○庚子○辛丑詣 景祐宮展拜 王世子隨詣行禮○壬寅 王世子齋宿于暎花堂○癸卯 王世子詣 皇壇奉室行禮○甲辰○乙巳○丙午永興 本宮後麓補築地方官以下施賞○丁未○戊申以徐有槩為司憲府大司憲李完植為三道統禦使李亨權為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完植亨權尋遙以金守基沈能俊代之○己酉○庚戌御營廳達言本廳中旬賞試才時武藝別監李肇煥以在家軍官林寅懾徐英根給料事虛傳下令而罪既現爰則此等之類當依律嚴勘以杜後弊令曰見此草記寧欲無言渠以一箇軍卒犯此罔赦之罪者實是罕有之變今若不用律則大非聖人刑期無刑之義入稟 大朝期用

一律以大聖人好生之德特施次律在余承順之道不可不屈法仰從三漢出

付御營回示後嚴棍三十度遠惡地減死充軍秋曹堂上聯書請依律處斷賜

答不從○辛亥三省推鞠鞠弒夫罪人戴寧郡金女克德不待時正法○壬子

○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領議政南公轍陳書申

懇賜答不許○代點以金在昌為左副賓客徐憲淳為吏曹參判朴齊聞為參

議李勉昇為慶尚道觀察使○令曰中旬即出於慰悅軍心之好意而今番則

宣部薦之直赴殿試者數交甚多不足慰悅大有關於後弊兵曹及各營軍摠

之直赴殿試者外其他一並施以直赴會試以示重科制之意事分付○庚申

○辛酉代點以洪義祖為東萊府使○壬戌北關嶺南湖南湖北源開慶

邑飢民合五萬八千六百六十六口賑資浙未一千九百十四石零湖西洪前

等四十九邑鎮驛飢民合三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七口賑資各數二萬九千

四三百口賑資各數十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四石零湖南沃溝等六十二邑鎮驛飢

賑資各數五萬三千七百七十六石零○六月癸亥朔○甲子○乙丑○丙寅○

丁卯代點以鄭基善為吏曹參判金教喜為叅議○戊辰○己巳○庚午○辛

未○壬申 王世子行圓點儒生應製于春塘臺居首趙雲澈直赴殿試○領

議政南公轍初度呈辭封還○癸酉命判府事李存秀拜議政府左議政○令

曰元朝雖已稱慶當茲千秋聖節少伸祝岡之忱十八日謹詣仁政殿庭親上致詞表裏該房知悉○代點以洪起燮為司憲府大司憲○甲戌○乙亥令永興宮闈里立碑紀蹟因禮曹申目廟堂覆達言 聖祖鞠養之地迄茲湮晦實是闕典而 陵殿誌及流來傳說皆云是基多士上言亦必有據朝家既聞之後豈可使遂泯無傳乎今則宮基之必在某方不必更為搜覓就龍興江址濬源殿相望處依黑石里例立碑紀蹟以識其地允合事宜碑文令藝文館撰進依之○令諭左議政李存秀曰卿之解相居閑已經歲矣當初余之許卿免副意有在焉今者 大朝之重卜於卿者實出於輿論國事萬幸卿試思之目今民國之憂容有其極紀綱日漸解弛民生日益倒懸朝象有渙散之慮財穀有匱竭之歎危徵敗兆指不勝屈一髮一毛莫不受病此皆緣余否德終不能治得其方至於莫可收拾若非如卿之為國誠心孰可以轉危回安撐傾支圯乎望卿念國勢之岌業體聖意之委畀即起遑朝以副余如渴之望○令曰今春三南賑恤時出義納穀者至有三千石一二千石之多朝家若不用褒賞之典是罔民也堂堂千乘之國寧或有是哉分付銓曹外而中軍虞候邊將內而實職從其踐歷一一收用於今番都政無一見漏未多石者各自本道監督從

願施賞○丙子領議政南公轍陳書乞解答曰卿之苦懇今已經歲余曾有成
就之前後屢答則其在禮待之道不可一向相持既承下教所帶議政之任今
姑許副至於致仕之請有不可遽許卿其諒之○丁丑○戊寅左議政李存秀
書辭相職答曰日前宣諭果是余披心之言意謂卿即日蓬朝不惟不即出膺
異牘繼至愕然失圖不勝憂悶國事之哀痛待卿而彌綸民生之倒懸待卿而
莫安世道與紀綱亦待卿之來而庶可肅清而振刷矣卿之來余豈不如渴者
之思飲乎重卜異於新拜固不當備例而出况又慶日只隔卿豈可不參於呼
嵩祝岡之班乎卿其隨史官入來余方顛企○己卯○庚辰 王世子詣仁政
殿庭進致詞表裏于 大殿令曰千秋慶節緝儀已舉歡欣祝岡之忱不可無
示意之舉親上致詞表裏時禮房承旨李光正對舉承旨韓耆裕加嘉善相禮
韓弘教加通政○放輕囚○辛巳○壬午 王世子行日次儒生應製于春塘
臺居首金始淵之次李象敬朴齊憲並直赴殿試○左議政李存秀再書辭職
答曰日前宣諭罄悉余意而卿則聽之愈邀邀誠淺未孚余實多愧來書中無
異良限云云以卿忠質何為此言若如卿言自古中書初無前解左右相復拜
領左相而出而膺職者耶况今廟堂空虛國事罔涯此豈不萬萬悶迫乎望卿

念國耳公耳之重即為蓮朝母負 大朝委畀之聖念母孤小子日夕之渴望

仍令遣亞卿宣諭借來○癸未○甲申○乙酉代點以李道在為吏曹參議○

諭左議政李存秀曰卿之重膺既卜已過旬餘余則側席以俟卿則尚遲出膺

國事之艱虞民生之困苦卿果不置於心上而若是晚晚乎望卿之即日蓮公

非徒余意之切急廷議巷論莫不大同卿雖持難於去就辭受之際其於國人

之論何哉卿若一向逡巡不即出肅余亦豈無迎來之道乎望卿無復巽辭即

隨亞卿入來以幸民國千萬顯企○丙戌行都政吏曹判書趙籙永泰議李道在兵曹判書金敏根令

曰栗谷李文成即我東夫子也 列聖朝尊崇之舉靡不用極而間年來久未

官享云主祀孫今日政外職擬入又令曰前領相已入耆社且解相職在朝家

優待惠養之政不可無示意之舉其子南芝考近邑守令擬入○以柳相祚為

司憲府大司憲朴齊聞為司諫院大司諫金銑為刑曹判書李源祖為黃海道

兵馬節度使○代點金盛淵為成均館大司成○令贊善宋緝圭家米肉優送

仍令曰朝家之禮待儒賢果何如且優老惠養尤宜先於山林宿德分付湖西

道臣舉行形止繼即登聞○丁亥左議政李存秀三書辭職仍陳勉略曰臣未

敢知 邸下之必欲致臣於見任者將姑使之匡弼彌綸責之以大臣之職耶

大臣之職雖無不統而語其任之至重且大者惟格君為最今 邱下若使臣
充位備數為奉令承意之事而已則臣固不敢言如以為既置大臣之列宜責
大臣之任則臣誠僭竊願有復於 邱下惟 邱下試垂聽焉念終始典于
學傳說之言也今 邱下果能日親方策潛心聖訓誦讀問難無停廢之歎乎
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伊尹之謨也今 邱下果能樂聞讜言從諫弗弗雖或
忤旨而不以為罪乎罔遊于佚罔滯于樂伯益之告大舜也今 邱下果能夙
夜憂勤屏絕細娛不累於紛華波蕩之中乎不作無益不寶遠物召公之戒成
王也今 邱下果能盡罷不急之工役無求殊方之玩好以昭儉德而裕民國
乎任官惟賢其難其慎咸有一德之訓也今 邱下果能慎惜名器付之公議
不啓僥倖之門乎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文王之聖德而周公之陳於無逸
也今 邱下果能未明求衣宵旰圖治不以宴安或妨於勤民之政乎親賢士
大夫之時多接宦官宮妾之時少程叔子之進言也今 邱下果能博延賢俊
頻加諮訪不間以讐御之賤乎攜僕奄尹各恭其職無一人招權市寵以紊朝
政朱夫子之封章也今 邱下果能使掖庭趨走之類兢兢畏法無敢干科不
示以假貸姑息之私乎此皆在 邱下方寸之間一轉移之頃耳大本既正百

度自舉則如臣不肖亦庶幾藉手對揚殫竭鴛鴦鈍以效其區區願忠之悃如或不然則大小解體民生受病政令猷為動成柘鑿雖古之名碩猶將無所展其尺寸何況於如臣庸鴛者哉倘 邸下以臣言為可採亟加奮勵見諸施用若以臣言為不足用不概於睿心則又將何所取於臣而虛辱恩禮之隆擊哉無寧早述臣職無使臣益添違慢之罪即九經體羣臣之義也愚衷所激猥此陳瀆語雖涉於荒陋意則切於憂愛僭越之罪臣不敢辭答曰日昨別諭之後苦疾卿之違朝此際辭牘又至大夫所圖不勝悶然余若積誠有孚卿豈晚晚至此乎至於多少勉戒重言複言忠愛溢於辭表此果近日章疏之所罕見銘佩姑無論余豈不萬萬知感唯望即日入來隨事盡言余有過失則言之朝廷之是非亦皆規正民生之困瘁拯濟而奠安紀綱之頹敗振刷而肅清一以體大朝簡心之重一以副小子專委之念仍令重臣宣諭與之偕來○戊子○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秋七月癸巳朔次對左議政李存秀啓言前北評事朴來謙上書中北關節度使定為文宰之稟替行道伯之任守令考課之政亦令專主事也蓋磨天以北程道絕遠道臣無以盡察守令之臧否生民之瘼瘼故北兵使以文宰差送之論自前有之 顯廟朝道臣徐必遠以此意有所

疏請故相臣閔鼎重按本道也以止評事極擇差送依道臣行部之例巡行六鎮使之宣布王化之意狀請施行至于今有評事巡歷之事矣兵使之作為文宰事關官制變通且是曾未施行者有難忽地創行極擇評事宣布王化即古名碩狀請之事而巡行六鎮尚有存羊之義自今以後必以峻望之人擇送俾有實效似好矣從之○代點以洪起變為刑曹判書○甲午 王世子代傳

太廟

永寧殿秋享香祝于仁政殿月臺○令曰內官之職即給事傳令修掃

監門而已所當之職惟其克勤克誠而近日紀綱解弛渠習怠慢各占其便不勤公事者萬萬痛惋昨日公事不察之中官申寬吉令該府拿處嚴問又令曰

中官輩常時有戰兢之心豈有作罪之理中官金雲壁令該府拿問嚴勘○乙未 王世子試秋到記儒生于春塘臺仍受朝食堂講居首白文鳳製居首曹

雲承並直赴殿試○丙申令施南原府人物滄死三十名別恤典○丁酉 王

世子行內禁衛試射于春塘臺○戊戌代點以李惟秀為右捕盜大將○己亥

吏曹判書趙鐘永陳書乞遞許之代點以金鎰代之○庚子代點以金教根為

戶曹判書徐俊輔為兵曹判書添書也以洪奭周為禮曹判書右副賓客趙鐘

永為漢城府判尹藝文館提學○辛丑○壬寅○癸卯停諸道秋操以四道設

賑也○代點以洪羲俊為司憲府大司憲旋以柳相祚代之以金學淳為司諫院大司諫○甲辰○乙巳○丙午代點以尹敏東為咸鏡南道節度使○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召見瀋陽正使李相璜書狀官朴來謙辭陞也○壬子副護軍沈英錫書略曰出位論事極涉唐突而忠憤所激有不能終默者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况今朝著清明之時豈容使一个小人滓穢於其間哉戶曹判書金教根即一傾巧鄙悖全没行檢之類身居衣冠之列而潛懷鬼域之情早穿利慾之竇而習為駟僮之術平生能事不過是左右陰陽白地做謊而已夫其無識無賴無所取材而特以其門閥之華資歷之優有兩銓之特除在渠至榮也大德也不思報效之道敢生藉弄之計攘臂大言誇寵張勢自以為左右近習吾無不交官闈動靜吾無不知朝廷之一黜一陟隱然若皆由於其手言言事事宣播增飾使人驚動於是乎大小之冒利赴勢者輻輳其門庭中外之挾富居貨者盡入其牢籠用財如土而究其所來則無非欺取而勒奪締交過世而視其所與則盡是啓親而勢合愛憎一分而立判榮悴干囑四行而莫敢違拂至若居家而豪華驕汰在官而醜暴貪殘特渠薄物細故耳蓋其潛布耳目伺內制外似李林甫培聚貨賄斂怨為德似裴延齡大言誇詡

慢上惑世似蔡京至於其子炳朝即一嚴家之世蕃耳性本癡濫益無顧忌居留松都憑藉鑄錢騙聚民財怨聲載路亦可謂是父是子惡慝世濟國人之所共誅罪戾日積輿情之所同憤臣謂戶曹判書金教根為先施以投竄之典其子炳朝亦勤當律以示不與同中國之意斷不可已答曰此果公憤耶私憾耶一紙之上并論父子者是豈人理之所可為乎况此重臣立朝無可罪之端而無端構捏詬辱者即出於予方嚮用之故爾若有一半分顧畏之心寧或如是其在靖世道壹民心之道不可尋常處之爾則施以投畀之典配英錫于北青府○癸丑 王世子詣北苑行 皇壇望拜禮○正言韓鎮采陳書請寢沈英錫罪名以慰羣情答曰爾言其果出於公耶內懷構陷之計外示匡救之意者究厥心腸豈不陰巧慘毒乎沈英錫為前茅爾為後援驅人於必死之地者其心極可怕其習不可長太阿在上焉敢若是無嚴爾則姑施珍島郡投畀之典○兩司執歲尹錫永司諫李南真掌令趙秉政金初聯書請寢沈英錫投畀之令兼論金教根父子之罪答曰爾等並遞差○代點以金陽淳為司憲府大司憲朴齊一為司諫院大司諫趙鐘永為判義禁府事○甲寅三省推鞫順興府幼學金賢煜之子弒父罪人末孫不待時正法依定式降順興府為縣○以徐

熹淳為開城府留守○玉堂

副應教朴宗吉副校理吳致淳李游夏
修撰閔英世李峻祐副修撰李應信

聯名請寢

沈英錫韓鎮床處分答曰只救沈英錫之被罪不念余躬之誣逼爾等之言不

知其可矣○乙卯令曰除拜翌日不為仕進奉審纔來旋又懸頓出去入對有

令不得為之是何道理乎近日百度解弛而承宣亦為占便紀綱所係萬萬駭

然左承旨權敦仁寧邊府使補外○丙辰副校理李游夏上書曰臣於昨日隨

參聯籲伏奉下答有不念以下五字不敢承聞之教如使沈英錫之書苟或有

字句間一毫近似於誣逼者在廷諸臣孰不沫飲明張而其書即不過論一權

奸何 卹下忽發臣子所不忍聞之教欲為箝制之舉耶始既有過中之處分

又有此非常之辭教臣竊為 卹下惜之也伏乞亟寢昨日二字之教以光睿

德馬臣方貢愚仰冀反汗而忠憤轉激請以昨日未畢之懷為 卹下更陳之

噫彼金教根之罪可勝言哉渠本癡濫之性濟以驕悖之習自在韋布全沒行

檢平生伎倆不過危言聳說到處嚇賣都是貪利饕勢按藩而瀆貨無厭前後

流毒秉銓而賄門大開中外竭財蓋其出身於粉黛之場比肩於市井之類習

以成性不知為恥讀書士流攬不與焉挾富賤類結為仰友於是乎龍斷之術

便同茶飯鬼蜮之狀莫不指點此固舉世之所唾罵有識之所羞恥而猶屬渠

薄物細故為人臣而藉賣息寵擅弄威福白地做謊赤面欺蔽者前所未聞之至奸巨慝也戕人害物凶國禍家可立而袂罪關罔赦不容假貸十手所指萬口喧騰日前沈英錫之一書寧有私憾直出公憤言纔脫口遽加摧折雷霆而震之霜雪而剝之氣色沮喪交象不佳諫臣韓鎮泉之匡救即其職分內耳固不足稱善亦不必加罪而繼施投竄不少留難是豈臣所仰望於 邸下者哉况兩司聯籲公議大見體段尤嚴而不惟不賜開納乃反遞逐之亦豈清朝待臺閣之意耶伏願高明深加諒察先降金教根父子流竄之典兩司行遣之罪名亟令還寢一以恢轉圜之睿度一以慰拂苑之羣情焉當此國論沸騰之時正言徐有貧以行公之臺尚今含默者全昧鷹逐之義顯有狼顧之態極為駭然施以刊削之典斷不可已也○丙辰以宋冕載為議政府左叅贊○令曰金教根之有罪無罪雖不暇言而日前堂書既以誣逼為答則今此李游夏之書又何為出耶苟或有一分顧畏令教之心則焉敢如是雖以政院言之處在惟允之地如無疏章退却之例則已既或有其例則似此上書何可無難捧入乎此上書招致館吏即刻出給此後如或捧入此等書章則先自捧納承旨當為嚴處○丁巳令曰國之所以為國專在於紀綱與分義而紀綱不立分義不嚴

則等威有陵夷之歎羣下犯刑憲之重近日朝廷之紀綱分義爾等所見以為如何論一重臣似非大事而既無罪而見彈故余罪言者矣稱以直救書章之投呈者日相踵至此非懲討必是務勝余言者此豈非紀綱頹而分義虧乎昨日堂書之退却非曰無可罪之端而特念事面十分寬恕者此後則快悛舊日之習毋為傾軋之風也手裏太阿本自無私爾等咸各知悉之意曉諭諸王堂○戊午○己未○庚申代點以洪起變為禮曹判書○辛酉詣 太廟 景慕宮展拜 王世子隨詣行禮○八月壬戌朔 王世子齋宿于侍講院○咸鏡監司金箕殷以北關諸邑水灾形止馳達以為七月初一日之雨高原郡山各社溪壑汰落急流所過民家漂頽人命渰死永興府橫川曜德雲谷正邊等四社俱是絕峽中臨江之地而拔木轉石陵谷幻形依山播種殆同洗滌北青府梁川甫青良家海岸中坪等五社俱是大江下流而便成白沙之場田種之或有青色者亦皆糜爛更無蘇醒之望利原縣西社東社依峽而汰傍浦而潰其所被灾十居六七而交濟倉庫舍全頽端川府陵谷之變遷樹木之漂轉便一滄桑吉州明川兩邑水灾孔酷無異右項諸邑茂山府雷雨暴震峽田汰落其數不些令曰今見北伯狀達北關水災不覺驚愕失圖既經昨年歉荒又當此

水患家舍之頽壓人命之漂沒極目愁慘滿心傷憐而鷓鴣失所號哭遍野此若不別般顧恤則民將孰依而恃乎思之及此達夜失眠檢校待教金英淳止評事差下兼察慰諭御史之任不日下去與道臣爛商其真接賙恤之方使一夫一婦咸得安居以弛九重止顧之憂又令曰止關水災不可但以慰諭而止令廟堂另加商確使災民無至失所之歎○癸亥 王世子詣 景慕宮省牲器齋宿○甲子 王世子攝行 景慕宮秋享設迎輿儒生應製于泮宮居首俞鎮五直赴殿試○乙丑 王世子行七夕製于春塘臺○令飭戶曹判書金教根入來教根以遭罹人言下鄉也○丙寅代點以金在昌為判義禁府事金銑為刑曹判書○令曰情勢自情勢事體自事體屢下飭令終無變動者寧有如許道理乎戶曹判書金教根下義禁府推考○王世子行次對左議政李存秀達言臣於近日辭教中竊有所憂歎者因廷臣被彈至下誣逼二字之教竊為 邸下惜此舉也仰認睿念出於裁抑鎮安之意而獨不念後獎之無窮乎七情之中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今於關係一臣下者至發此教苟有犯顏直諫牽裾斷鞅真箇劄着於睿躬之事則 邸下必當以人臣不敢聞之教十倍於此者勒加而箝制之夫孰有為 邸下畫言而不諱者哉此亦由於 邸

下不以學問上用工故辭教之間至有此失言之舉令旨一播八方悶歎此非但白圭之玷而已此臣所以眷眷以書筵講讀仰勉而不知止者也伏願 卹下勉旃勉旃以至辭教之間不貳過焉答曰大臣之言如此當還收矣又達言多日停講則春坊之達辭請講自是應行之故事 卹下停講今為許多朔春坊無一達辭春坊之職豈專為坐堂及動輿時陪從而設哉自今停筵多日春坊若無請講之達辭則自政院察推定式施行答曰申明故事○令京畿監司金鑰限今年仍任從大臣言也○丁卯謝恩正使徐能輔以副使呂東植病卒於榆關站馳啓教曰謝恩副使事聞極驚惻未抵北京中路不淑尤為慘然凡係護送之節另飭兩西道臣年前一繡衣雖是域內尚施錄孤之典况異域啣命之人乎如有其子待闋服調用○令曰戶判之不安朝端蒼黃尋鄉者是豈戶判之罪耶自余代聽之初果有意嚮用之故眾怒羣猜致有今番之慘遭人言若此不已則代聽之初何可用人世祿之臣其能全保乎戶判因此長往可謂適中彼計勿顧私義即為入來聽余面諭事自政院嚴飭又令曰俄者令旨果出余中心之諭而仍不入來迸出城外者寧有如許事體道理乎謹削之罰無所不可而若或處分則適中被輩之計戶曹判書金教根姑先遞差令政院

另加嚴飭使之即速入來○代點以鄭晚錫為刑曹判書○戊辰○己巳因冬
至使號之兼謝恩副使洪義瑾加嘉善因廟堂達辭而特令也○庚午代點以
趙萬永為戶曹判書趙鐘永為右賓客○辛未咸鏡監司金箕殷狀達各邑水
災列邑之民家漂頽人命滄死各有數爻之多寡而就其最尤甚者言則北青
漂頽四百四十三戶滄死五十一人端川漂頽五百六十四戶滄死九十二人
吉州漂頽五百七十八戶滄死八十六人明川漂頽五百六戶滄死七十四人
鏡城漂頽滄死姑未知數而原野盡入懷襄被害尤甚令曰纔送慰諭之行且
待更報之來即見北伯追後登聞之狀滿心驚慘直欲無言哀彼北關諸邑之
無辜民生漂沒於奔波之中滄壓於驚濤之間山野易處禾穀無痕若或立視
盡劉不知其拯濟則豈可曰聖世事乎自聞此報錦王靡安夜枕無眠茲構十
行之文告爾諸郡之氓念安土重遷之意恃朝廷拔劍之恩各自莫居無或離
散則矜恤鎮安之策第當靡不用極惟我灾民咸須知悉又令曰滄死之人數
甚夥多不可無慰安之舉令藝文館撰出祭文一度亦使慰諭使輪祭於人命
滄死邑令曰被灾諸邑中明川端川吉州鏡城北青尤為偏酷此時此邑守令
不可不極擇行護軍李光正差吉州牧使副護軍朴永元差明川府使左副承

旨尹聲大差端川府使副護軍閔致成差鏡城判官副護軍洪學淵差北青府
使使之當日辭朝給馬下送又有會寧府使擇擬之令以內閣直提學鄭元容
差之召見下直守令曰北道水灾孔慘特遣邇列之臣其各一心對揚以弛
九重北顧之憂○壬申○癸酉○甲戌 王世子行次對左議政李存秀曰北
閩異於他閩戎政以外兼管民事况今灾歲不可不別般擇送公忠兵使趙運
永曾於永興府使時見其為治周通之以幹事柳相弼儕類中頗有聲望李恒
權曾於喉院處事安詳有條理此三人俱非嘉善欲以此陞擬以入矣 王世
子可之○代點以趙運永為咸鏡北道節度使柳和源為左捕盜大將○乙亥
代點以洪奭周為工曹判書○丙子全羅監司趙寅永以昌平女人有一胎生
四男馳達○丁丑月食自未正至申正食五○戊寅○己卯代點以柳相穆為
公忠道兵馬節度使○庚辰○辛巳代點以金教根為刑曹判書○壬午○癸
未慶尚監司李勉昇達言今月初四日之雨新寧等十邑民家漂頽六百八十
三戶人物滄死八十四名而兩若鬪盆風且拔屋平陸成江沙石咸走沈墊之
患到處慘目令曰嶺南一道昨年慘歉已至全賑之境而今秋大登幸望蘇復
即見來狀水患風灾列邑多被數百戶民家之漂頽幾十口人命之滄死萬萬

驚心丙枕無寐漂顛戶淪死人顧恤莫接之方令廟堂各別區劃分付道臣另
飭該邑倅毋使一夫一婦至於棲遑失所之境身還布亦并蠲減以朝家之實
惠下究兩道臣則鎮安之方自有其道一心對揚以釋九重南顧之憂○甲申
代點以宋穉圭為司憲府大司憲李寅溥為司諫院大司諫○乙酉令曰屢下
飭令終不入來者事體道理萬萬駭然刑曹判書金教根黃海水使補外○大
司諫李寅溥書略曰上之御下操術有要如辰居而星拱風行而草偃才俊效
力從欲而治此不易之常道大程也以故雨露之功專在培養楨榦之材必待
作成我朝五百年重熙累洽視此為元氣者也只緣學術日蕪風俗漸淪清朝
士夫之林滔滔營營於勢利之場殆不知士類之為何物清議之為何事轉成
膠固莫可收拾顧今重明在上代揚聖化嘉善牖迷覆燾無私表端影直導率
有方近自朝著遠至巖穴彞性所同莫不興起此政在上則淬礪鼓發在下而
精白對揚之時也伏願 邸下凡於用人之際惟士類是獎惟清議是扶使愚
懦者醒悟忠知者激勸則有孰不先義而後利咸囿於大化之中乎如是則朝
廷立清明之體世臣受和平之福會極歸極偕底大道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賤
臣區區竊有望於 邸下也答曰今日朝廷亦有言士類清議者實是國家之

幸世臣之福余方聳聽爾亦加勉○代點以李止淵為刑曹判書添書也以李寅溥為吏曹參議○丙戌以徐有渠為廣州府留守旋逋以宋冕戴代之○代點以金學淳為司諫院大司諫○丁亥○戊子詣 弘陵展謁親祭 王世子隨詣行禮仍命 王世子詣 昌陵展謁○己丑令曰重臣補外即行譴而且飭令屢下終不入來揆以事體不可一向逋巡黃海水使金教根甕津府投界○庚寅教曰祇謁躬薦感慕載深耿耿餘思宜有推及達城府院君內外祠版遣近侍致祭嗣孫待闋服調用又教曰 昌陵初欲歷謁而未果仍命元良展拜今年又異他年豈可無志感示意之舉上黨府院君及清川府院君兩國舅內外祠宇遣禮官致侑兩家子孫近來似無霑祿之人大是欠典嗣孫令該曹并問名待窠調用○辛卯○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自辰初至巳五食六分五秒初虧西北食甚正北復○癸巳○甲午代點以朴宗薰為議政府右叅贊李吉會為黃海道水軍節度使○乙未○丙申次對左議政李存秀啓言北閩之任本自異於他道之兵閩戎政以外亦管民事監營則程道絕遠守令臧否難以一一詳知凡於恤災之事若有不勤之守令兵使直為狀達論勘之意請分付從之戶曹判書趙萬永請兩營上番軍更停三年以其番錢補用經費許之○丁酉○戊戌○己

亥東萊府使洪彘祖狀達以為炭軍金正月男被打於西館下倭被打既非要害受傷亦不深重而不有約條無難毆打極為痛駭為先牢囚以待辜限之意責諭於館守及裁判倭等處令曰彼人之無端毆打我人寧有如許道理館守倭若知約條又能東下豈至於此耶第為嚴辭通諭於館守倭所謂毆打之倭於我人所見處各別嚴繩之地可也爾之平日不能檢飭之失推考○庚子以甕津府投界罪人金教根到配狀達令曰此重臣之至於投界是豈余樂為也哉以近日嚮用之故遭彼輩搆誣之辱余心之駭惋既如此重臣之悲冤當如何若又使此重臣久滯於外非但非余本心亦足以適中彼輩之願前判書金教根特為分揀放送○辛丑○壬寅○癸卯令施星州等四邑民家漂頽三百四戶別恤典○甲辰○乙巳○丙午○丁未 王世子詣慶熙宮齋宿○戊申王世子代傳咸興永興 兩本宮衣櫛香燭于興政堂仍行九日製于金商門○己酉御春塘臺行瑞慈臺試射 王世子隨參○庚戌○辛亥 王世子行日次儒生講于春塘臺居首俞致崇直赴殿試○壬子○癸丑詣 璿源殿行茶禮 王世子隨參○甲寅行翰圍別兼春秋趙乘器 三點金大根吳取善徐念淳洪鍾應金炳韶○乙卯代點以趙萬永為判義禁府事○丙辰代點以李

光文為漢城府判尹添書特擢也○丁巳推鞫罪人李魯近也魯近故領府事秉模之庶子也性本梟獍視嫡家被逐於嫡家見絕於譜籍積憾含毒乃以嫁禍嫡侄之計自作凶書倡為運衰之說講張識緯至發封陵之論干犯義理誣引朝紳專事詭譎做作一券而封內則列書以嫡侄福信及其兄弟姻親納券于九日製試場諸試官以此仰奏即令捕廳譏詞捉得捧招取服移設推鞫而意在湛滅嫡侄自作凶書大逆不道遲晚不待時正法○令曰魯近之變尚忍言哉凶悍之謀直出於湛滅嫡侄李福信兄弟之計而遂至於大不道之科矣大逆之侄例有緣坐以魯近之故連累其侄非但萬萬無其理亦足為適中其願且雖曰親叔侄渠必欲戕害嫡家人彘滅絕矣其在全保世臣之道將欲為特貸之處分以為無礙之地而法有所拘不可獨斷遣史官問議于時原任大臣及領敦寧左議政李存秀以魯近移禍嫡侄之計自做絕恃之凶書甘犯大逆之極罪前已得罪於嫡派諸家不以親屬視之至拔於譜系之列即舉世之所共知然而莫嚴者王法在下之道何敢為低昂之論而以天地造化之大德俯詢特貸株連之當否臣固欽仰萬萬而事關莫重刑政未敢質言仰對伏惟睿裁云領敦寧金祖淳以為今此李福信特貸緣坐之睿詢出於保世臣

矜無辜之盛德至意辭旨懇惻可感豚魚伏讀未半不覺欽仰讚歎繼之以感激涕淚也國朝惡逆至親之得免收司者臣之所聞知只有先正臣文元公金長生一人然先正之例非人人可擬而國法則莫嚴以臣處地以臣愚昧實不敢妄入權衡指一仰對伏願更為博詢而處之焉云領府事金思穆以為今此令教宜出於全保世臣之至仁盛德誠不勝欽歎萬萬而病伏昏塞不知所達云判府事南公轍以為今此詢問實出於全保世家欲使無礙之盛德臣不勝欽仰李福信兄弟之於大逆罪人魯近雖曰親叔侄而前此罪犯罔赦李家諸族絕之於譜籍此乃一世之所知且今逆節專出於謀殺嫡侄之凶計以此服罪以此伏法以造化之德特貸應坐之律則臣亦不敢為爭執之論而事關刑政惟望徽裁云令曰大臣與領敦寧之議既如此魯近嫡家應坐諸人勿為舉論事分付攸司○代點以李寅溥為漢城府左尹添書特擢也○戊午備局達言江界蒙政久為該邑民切骨之瘼雖以三上司賀蓼言之京外奸弊愈往愈甚橫徵之寃專歸殘戶所以有前後道臣代錢之議欲祛其下屬點退之弊也蓼重一兩代錢八十兩前此已有繡啓所陳自今為始諸上司賀蓼並依此數折錢自本邑都納于戶曹分送各司俾無下屬侵責之弊此蓋傲官房免稅之

自戶曹捧給之例也更無敢違越之意定式施行從之○己未代點以李憲璋為吏曹叅議○庚申○辛酉 王世子齋宿于摛文院○北關慰諭御史金英淳狀達以為前達漂淪外明川鏡城民家漂頽一千二百二十五戶人物淪死一百五十五名恤典設祭并追後一體舉行仍言本道民勢如無他道移粟無以賴活依道臣所請嶺南穀二萬石嶺東穀一萬石及此輸運可免調賑之絕巡被災邑還餉區別尤甚之次分數停減田畝之川反浦落者從實踏驗特許災頽請令廟堂稟處令曰見此狀達極有意見不負朝家特遣之意至於追後頽壓戶與淪死人慰恤行祭果皆得宜誠甚嘉乃所陳諸條令廟堂即為回達凡南北關各邑水災通計民家漂頽四千六百十三戶人物淪死五百五十一名公私船破碎一百三十九隻田畝潰決不可勝計○平安監司金魯敬達清南北江界等十二邑今月初六日電災大或如鵝卵令曰諸邑雹災之如是孔酷聞來不覺驚歎被災民人等各別顧助事申飭○冬十月壬戌朔 王世子齋宿于摛文院○癸亥 王世子詣 太廟省牲器齋宿○甲子 王世子攝行 太廟冬享○午時慶熙宮差備內失火起自會祥殿朱簾延及隆福殿興政堂正始閣集慶堂思賢閣月廊諸處幾半毀撤令守直內官入直衛將拿處

上直軍士出付攸司嚴覈因兵曹達也○觀象監達言時憲法中或有推步可疑處則每遣層官質問於欽天監已多其例來壬辰十一月內三節氣固違常法而癸巳正月中氣之在壬辰十二月尤屬疑眩且以交食表朔策推之則壬辰當為十二朔癸巳當為十三朔而萬年書中置閏於壬辰九月者互相矛盾諸條疑端不可不一番質問今番節使之行依已例別遣三層官金檢從便採訪消詳質正以來從之○乙丑○丙寅左議政李存秀書陳病狀乞解相職答以慎節意謂一時症患今見來章不勝萬萬憂慮卿若因病辭免其如國事何其如蒼生何神明所佑庶可即瘳卿其勿復苦辭安心攝養○代點以趙鐘永為判義禁府事○丁卯代點以李義甲為判義禁府事金履載為刑曹判書○戊辰○己巳京畿監司金鑣狀達以為通津府使具載默所報九月十九日潮水有一涂死男人漂到康寧浦口而以葛繩被縛兩臂有縛痕右眼拔去被人結縛投水的實故姑為埋置立標云聞極驚駭另飭本官訶察發開各邑推去屍體矣九月二十八日京江商民金宗亨等蘭芝島居民金得成等呈狀以為去八月二十一日賀米錢一萬七千三百兩裝載於蘭芝島車汝辰船隻沙格十四名離發矣月餘終不到泊故驚怪廣探則破傷船隻覆在康寧浦邊結縛

屍體十餘名隨潮出沒而一則自通津官拯出檢驗一則本里居民自下埋置
又有三屍漂到於江華長串浦皆以葛繩結縛去眼拉齒填口破面船體則康
寧浦居林萬石等八漢奪取云又接沁營移文九月二十一日汝水渰死三人
漂到於長串堡而或以葛繩結縛或以麻索結其兩手一屍則有號牌韓山居
梁繩龍年五十九故埋置立標云發關各鎮營及沿海各邑使之讖捕別遣臣
營校卒多歧探察則去八月二十八日午潮水無主船隻掛在草嶼則康寧浦
居林萬石等八漢往見空船船中所餘錢各自分取所聞狼藉故林萬石等使
本官嚴問取招則或五百兩或二三百兩分取合計為一千八百兩戕殺十餘
人命剽奪數萬錢財決非尋常水賊廣加譏詆期於捉得而林萬石等當日事
變雖云不見初不告官潛取他物情狀痛駭賊漢就捕間姑為嚴囚為先馳達
令曰觀此狀達不可但以驚心言十餘名人命沒數投海萬餘兩錢貨無難攘
奪此非數十強盜所可為之事且近畿之地至有此變者寧不凜然而寒心乎
捉囚八漢難保其明知賊情十分究覈俾無橫罹之患行凶諸盜不可不刻期
捕捉嚴飭五鎮營使之不日捉得而若不趁即搜捕當有別般嚴處惕念舉行
○庚午○辛未御春塘臺行慶科庭試武科殿試取吳明善等六百三十七人

王世子侍坐○壬申瀋陽問安使李相璜以自瀋離發馳啓○癸酉王世子
行日次儒生應製于魚水堂居首金弘根直赴殿試○代點以安光直為成均
館大司成趙鐘永為左賓客○甲戌左議政李存秀卒教曰今聞左相長逝之
報豈勝傷盡此大臣夙負重望而年未衰老朝家倚毗也專而未盡展用鼎席
空虛言念國事寧欲無言卒左相家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年輸送嗣
子待闕服調用其外隱卒之典令該曹各別舉行東園副板一部輸送○命庭
試退行以停朝市相值也○令曰左相已長逝可勝驚怛言念國事無異中流
失楫且其嚴憚鎮壓之量忠質勁確之風未可多得矣失此輔相萬萬悼惜成
服日遣官官致祭仍令該曹錢一千兩米二十石木布各三同全漆一斗別致
賻輸送存秀延安人判書文源子也美容貌才氣俊邁少以人瑞稱外內駭歷
俱著績庸性又直前做事固執不撓故其拜相也方拭目以俟而未及展施人
皆惜之然早貴而寡學或疑其瑕瑜表襮之有相錯云○令曰人才之重於國
如屋之有棟樑况林下讀書之士草萊隱淪之徒不求聞名於世故朝廷用人
只取輦轂之下者是豈立賢無方示人以廣之義哉八道方伯各薦經學才俊
之士以為需用之意令廟堂行會於各道監司處○乙亥○丙子教曰鼎席俱

空廟務多滯判府事李相璜拜左議政○丁丑 王世子諭左議政李相璜曰以卿原隲勞苦心切奉念今幸萬安渡江非久還朝余方側席以待而此際重卜之命出於輿情之不可遏矣置相之重且大何時不然而目今鼎席俱空人心有靡係之歎廟務積滯庶事無管攝之人國事罔涯寢食靡甘此時此任捨如卿宿德元老而將於何舉而聽之乎况又北關民命方在溝壑移粟之舉調賑之策只待廟堂之措處而已則此豈一時暫緩一毫泛看者耶望卿式過其返以副此日夕如渴之思○戊寅令曰廟務之積滯誠切悶然各道年分及時急舉行事公事堂上問議于原任大臣雖於左相蓬朝之前皆以草記稟達○己卯御春塘臺行庭試文科 王世子侍坐取金鏑等十五人前後直赴殿試人因下令隨其年次付之榜末凡二十七人○庚辰御熙政堂受文武科謝恩王世子亦親受之○代點以徐能輔為漢城府判尹○特令新及第金弘根副校理除授沈宜臣加通政以弘根入學時將命也宜臣 中官殿承候官也○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以左議政李相璜附奏令曰卿之復命在邇故喜原隲之利還幸出膺之不遠今見附奏始知徑還郊舍此何舉也不覺失圖廟謨無管攝之人國事有綴旒之歎是豈卿備例言私之時乎若使古大臣當之

必當即日返命即日出膺以國事為己任而以卿之宿德元老何不念及於此而若是遠巡乎 大朝之特簡聖心有在小子之企待日夕如渴望卿以平日體國之誠即為反面仍又肅命使國事民命有所倚重焉仍命遣承旨往諭○慶尚監司李勉昇以北運穀二萬一千石中限一萬石還寢事馳達令曰嶺民之瘡痍未蘇又有此北穀之移轉者是豈薄於南而厚於北之致耶譬如有二子之人一子病起一子又病不能不使病起之子扶護後病之子者即其事勢也人情也今此狀辭非曰不然而捨嶺南而奚取穀乎備堂持此狀達就議於原任大臣今日內爛商以達俾無時日遲滯之歎旋因備局覆奏其中六千石使之代錢輸送○乙酉行迎勅陳賀于仁政殿權停例而順付出來者也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典紀巡方備著隆義之懋舉禮崇報本尤思基緒之丕承故勤展覲於珠邱恪修禋祀更布精誠於玉璫敬迓蕃釐緬夫遠海隩區陪京舊蹟弓劒肇開夫駿業車書式廓夫鴻圖在昔虎踞龍蟠寔鍾瑞氣迄今介綿椒衍永迪前光溯夫聖祖三巡高宗四謁皇考御極以後再詣橋山恭申景慕朕寅承大統篤念貽謀仰締造之宏規懔顯承於盛烈幸際時調玉燭歲奏金穰况乎巨慙生擒膚功告蒞感昊蒼之甄貺慶寰海之鏡清皆由世德作求重

熙累洽茲者欽承懿命恭侍安輿虔舉馨香聿追孝享於道光九年秋祗謁永陵福陵昭陵蠲潔升歆誕膺多祐謹循成憲爰莅晉都臚茂典以遵行昭上儀之景燦用施闡澤特沛恩綸於戲告武成於九廟繼序毋忘彰孝治於八埏承庥罔替萱闈集慶允膺祉福之增葑屋臚歡共抱尊親之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以左議政李相璜附奏令曰今於承旨之回見卿附奏一何浼浼之甚也禮遇不能盡誠辭旨又未達意使卿不得回心者即余之致也可勝歎歎可勝渴悶解相匪久旋復重卜初非可引之端其曰負釁者余所未能思者而目今國事若有一毫可賴處則卿之如是容或無怪廟堂無一時相事務不可暫廢豈可一向逡巡忍見國事之日非乎卿見此論想必驚心回悟即日蓬朝更不多誥卿其諒之仍令遣亞卿往傳與之偕來○丙戌○丁亥左議政李相璜從縣道陳書略曰有國置相何時不難而此時之難尤有異於他日 邸下試以今日為何如時也倫法數而綱常之獄屢興寇竊行而萑苻之憂已兆官府俱竭而費用猶且不節科宦太濫而榮辱幾乎無分倖門開而近習干恩利竇穿而刁徒生姦遂使國紀日紊民業不寧此皆今日大憂而小者猶未暇毛舉耳近又北關之水西內之火若有警告尤增懍懼如欲修省挽回惟有輔佐得賢

喜起相須上而懋端本清源之政下則盡尊主庇民之策以望其收拾萬一而
今 邸下所以置相者一切反是乃求之於上下無所乎文質無所當疲碌噤
拙之如臣無似而欲責之以調元贊化之功天下寧有是理不有曰量能而見
可乎以臣量臣有萬不能以臣見臣無一或可臣將何所藉手敢於呈身答曰
今見卿書如奉卿顏而所陳時弊言言切中皆由小子之否德不能盡善之致
可勝愧懼且卿若不言余豈覺悟乎然卿非初拜是任而如是過引卿非不知
國事之一日可悶而如是逡巡一則誠禮之未盡二則情志之未孚余將何以
則可以不日致卿於廟堂使我國置之衽席磐泰耶卿如不來余將疇依如
渴之思不能盡書望卿閱余之情即日遵朝千萬企待仍令達正卿往諭期於
偕來○戊子召見冬至正使柳相祚副使洪彝瑾書狀官趙秉龜辭陞也 王
世子亦召見之○王世子行專經文武臣講于春塘臺○己丑代點以鄭晚錫
為刑曹判書○王世子行吏文製述及漢學文臣講于魚水堂○庚寅○辛卯
左議政李相璜從縣道再書乞遞答曰日昨書答之後意謂卿幡然改悟即日
遵朝巽牘今又再至益覺余之誠意不能乎格之致尤不勝萬萬歎歎目今國
事是豈卿備例辭異之時乎卿若一日逡巡則國事有一日之害二日逡巡則

民事有二日之病余則必致乃止卿則當出而已何為乎若是相持不思所以國耳公耳之義乎渴望之極言不知裁惟卿即起赴公盡心民國不負大朝特簡之聖心焉○戶曹判書趙萬永陳書乞遶訓惠兼任答曰訓惠兼任之必欲辭免卿之雅意余非不諒此時此任捨卿伊誰姑為盡心率職當有體諒之日○全羅左道暗行御史俞星煥書啓論順天前府使尹命圭寶城前郡守南宮憲前前郡守張有聞龍潭縣令李鍾淳光陽縣監白魯洙康津前縣監金益鍾求禮前縣監洪羲象等不法之罪及雲峰縣監朴元植昌平縣令尹稷和順縣監申綏振威縣令柳英根等不治狀并從輕重勘處又陳潭陽府使沈存之善治狀施以璽書表裏又論前監司徐畊輔曰通計十朔之莅任絕無一事之親檢幕裨統領營邑房嬖主張印符喧譁酷禁於閭巷雞犬無辜日殺猜妬通甚於妓房醫瞽不得夜行三政大夫之稱傳播於沿路省部之行寔出於察隱檢歲而昨秋穡事一路告歉一行騎率多於樂歲各站支需倍於平時列邑治容之物一並招搖而皆許前歌而後笑衆民切骨之訴都皆逐打而未免東敗而西喪夜行晝伏張燈植炬談藝田穀蔓延民塚滿目愁慘怨聲不絕調賑係是大政而不思區劃之方及見騰月領內帑令下之後始乃一邊發關於各邑

一邊請賑於廟堂由是而外邑抄飢虛實相蒙營賑庫色吏先以親狎奸吏差
出其所挪移不一其端還上加分雖曰襲謬從中互換太涉不正取耗數爰不
必枚舉而歎餘民勢未免虛勘淳昌查通錢四千七百十四兩零貸下於賑恤
等庫一任該色弄奸正月遞職後以二兩分給全民呼冤城餉貸下作錢取剩
排朔劃送輕價立本稱以補賑自備取用賑庫記留之錢吏招印蹟已為賚未
積徵牛禁無名之錢而無難重貨之載去不用楮田例納之紙而別以歇價而
貿取俱係不法衆怨叢集宜有嚴勘以謝南民廟堂覆啓拿問別單所陳三政
紊亂之弊營邸及民庫俱宜矯革之狀令廟堂從長採施○給諸道諸都當年
災四萬二千九百結零○北關還餉額戶全停尤甚邑分數停退永興等五邑
船稅半減詳定布及代錢條尤甚邑折半蕩減 本宮海戶進上物膳方物魚
物及臘月進上蕩減內局藥材減數停退賑資嶺穀二萬五千石空名帖七百
張內帑錢三千兩御甲胄價布均廳納詳定錢布端川貢銀秋等條及縻布劃
給○十一月辛卯朔召見進賀正使李光文副使韓耆裕書狀官姜時永辭陞
也 王世子亦召見之○王世子行專經文臣講及吏文製述于春塘臺○代
點以趙鐘永為議政府右叅贊○壬辰 王世子行漢學文臣講及專經武臣

講于春塘臺○令施康翎縣人物淪死五十四名別恤典○癸巳代點以洪敵
謨為吏曹叅判徐俊輔為左副賓客○甲午命豐川府漂到大國人四名從旱
路護送○乙未 王世子齋宿于摛文院○丙申 王世子詰 景慕宮省牲
器齋宿○丁酉 王世子攝行 景慕宮冬享設迎與儒生應製于泮宮○戊
戌○已亥江華留守申緯達以為本月初六日臣營捕校來告水賊魁首金守
溫及同謀賊朴完植金履溫朴昌仁金喆伊等五漢跟捕於坡州文山浦一并
押來而賊漢等器械什物亦為領來云故臣與本營中軍蔡學永眼同查問屢
回對質則縛投十四人命於海中奪取萬餘金錢財者都是金守溫之設計首
謀非但渠既自服錢物去處亦有逢授之人則其為向來水賊的實無疑而其
多殺人命劫取錢財猶屬餘事以其諸般見捉器械駭異之物添問目取招則
一一直招窮凶絕恃有非人臣所可忍聞姑為具格嚴囚以待處分令移送捕
廳以為究覈之地○捕廳啓罪人金守溫招以為渠以牛皮紅蓼往來燕京商
業不利幾至蕩敗故敢生不測之心今八月募得有督力膽略者朴完植兄弟
張雲興元明肅金今哲張汝男渠五寸叔重振安光植林得詰李命祥張千云
等詭稱牛皮載船使蘭芝島船人車汝真流泊於保寧串先送金履溫金命詰

兩人而仍與諸漢天祭于萬峰約以兄弟仍乘渠船使朴義瑞崔茂致李再王定為沙格抵於保寧串車汝真船隻處以生面人張汝男着天翼稱以從事官朴完植着戰服稱以捕校李命祥張雲興林得詰朴昌仁等稱以捕卒安光植以紅絲結縛作為罪人吼喝曰牛皮本是禁物而汝等符同金守溫潛載以去云故吾等捉此罪人搜驗次下來仍指金履溫金今哲曰此是守溫所送之人即地結縛送于渠船車哥船人十四名次次結縛移囚小船一名式招上錢三四十兩式抱縛投水後錢一萬二千兩移載於渠船張千云欲為逃走故又為撲打投水錢則或貨物貨或給家用而往松都買得緞紬造胡服十六件及旗幟刀鞭槍劍等物藏置船中約曰吾等六七人着胡服持槍劍入往南大門內衝火於米廩又衝火於六曹前假家後出往新門外換服乘船遠走則必有騷屑而不可無智略勇力之人故張雲興林得詰分送關東湖南使之募聚云又言渠於昨年因鄭興魯之周旋得差包麥別將又以牛皮都賈事言及則興魯魯面質則供以欲殺興魯為此誣招云又引崔命烈徐普運等命烈普運即官人之弟侄教曰以鄭興魯觀之牟利之徒虛張誇勢明若觀火而崔徐兩漢必

有酬酢並施威嚴問期於得情○次對左議政李相瓚啓言昨見沁留狀本誠萬萬驚心人心陷溺胡至此極變恠疊生又胡至此極罪人今幸斯得實未知伏莽之憂又在何處思之惘然被捉諸漢俱是無賴鄙賤之漢似此賊豎之自王府舉行雖似為鼯鼠而發千斤之弩然見凶供謄本不但有窮凶極悖之語醞釀有是排布有是旗仗帽服有凶穢之狼藉現捉者且有發送徒黨招呼亂類之跡關係實大不可只付之於捕廳即命自王府舉行有不可已矣命諸漢先自捕廳盤覈守溫等諸漢行凶情節一一吐實而殺人奪物之計聚徒攻鎮之謀軍器戰服造辦等事俱是守溫首倡造謀守溫移送王府設鞫以出沒京鄉常懷犯分之心嘯聚徒黨每有思亂之計掠奪數萬財物戕殺許多人命兵書地圖之藏棄軍器胡服之製置水泊之經營桓溫之比擬俱是叵測之真贓而至於乘夜入城放火都市先令人心驚動因欲占居巢穴的是已具之叛形謀叛大逆結案正法其餘徒黨張汝男朴完植張雲興元好成金重振朴昌植安光植金今哲金履溫朴義瑞等十漢并出付軍門梟首警衆李命祥以其陳告臧死島配○命豐川府漂到大國關東省人四名長淵縣漂到大國山東省人十名從旱路護送○庚子○辛丑 王世子行輪對○壬寅○癸卯備局達

言即接戶曹所報則西關改建物力預先措備然後可以及時舉行為辭矣惠
廳及禁御兩營錢海西勅錢合七萬兩湖南海西折米合一萬石區劃依之○
議政府右叅贊趙鐘永卒○甲辰禁府以全羅前監司徐耕輔議處達令曰無
論有罪無罪此家人得此人言心切惜歎施以刑削之典○乙巳令曰既承下
教止關朔餼三名日物餼方物限明秋停止御甲冑價布勿為上納留補賑資
本宮別差所管海戶進上限明秋停減 殿宮物餼朔餼方物 本宮進上魚
物亦為停減臘日進上一體停減內局一年所封藥材依癸卯年例減數停退
以示北關災民之弛弊○丙午○丁未領中樞府事金思穆卒教曰此大臣以
其處地蒙被 英廟 先朝兩聖朝自別之眷待逮于寡躬所以依恃者亦是
繼述之一端詳和端慤貌如其心壽考福履世罕其匹而况辛未藥院盡瘁之
誠辛巳 山陵力疾之行非人人之可及嘗所感歎而不能忘者今聞長逝豈
勝傷盡卒領府事金思穆喪東園副器一件輸送吊賻禮葬等節依例舉行祿
俸限三年仍給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祭文令內閣撰進○令曰領府事喪變可
勝愴廓乃以 三朝耆舊之臣又經小子師傳之任皓髮有時登筵忠愛溢於
色辭元老今焉長逝國事萬萬不幸成服日遣宮官致祭祭文令原任提學朴

宗薰製入思穆慶恩府院君柱臣孫也謹於保身而已言議事功無所著見然
辛未 上倭違豫時以保護之任至誠靡懈人皆感歎性簡儉絕不為浮文外
飾而相府九臺回榜賜几杖為 國朝罕有之事焉○令曰今見慎宜學之書
萬萬駭惋既承下教當為親問之舉該房知悉又令曰親問處所以禁衛營為
之副護軍慎宜學書略曰臣以微末之賤待罪遐邑倏過三載在止而每多倚
斗之思入都而尤切觀光之忱方今高明繼照億兆咸戴太平萬世自今伊始
于斯時也上自朝廷下至閭巷日夕之所蕪望者只是 邸下之為堯為舜而
已所憂愛者亦只是 邸下之不為堯不為舜而已 邸下試以代聽以後治
效言之果能盡合於堯舜之道耶婦弒其夫子弒其父千古之大惡而一歲之
內荐見無前之變怪此已有欠於風行草偃之化而其他凶書之出於科試水
賊之戕殺人命往往可驚可愕之事不可殫記堯舜之世亦有此等凶變乎嗚
呼人君雖深居九重之內而一動一靜一言一笑千里之外應之如響今以著
見於外者觀之可知 邸下之治效不及於堯舜也我 大朝殿下以節宣分
勞之意付畀艱大之業于 邸下邸下受其憂也非受其樂也其可不兢兢業
業朝乾夕惕以承付托之重耶人君讀書之法當用力於孔孟程朱之書而奇

文辭書詩句吟詠無益於治功也日用之物當留心於布帛菽粟之間而官室

麴蘖花卉服翫無益於為政也既云無益則必至有害可不懼哉 邱下於此

數者深留睿念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東方萬世之福也嗚呼欲法堯舜當法祖

宗我 先大王即我東之堯舜也升五載聖德大業史不勝書我 大朝殿下

以 先大王之道傳于我 邱下雖堯舜禹精一相傳之心法何以過之粵在

庚申尤眷眷於義理二字以至五晦筵教出而首尾屢千百言丁寧反復仍命

箴之史庫義理由此益明世道賴以底定可謂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

者也其時故相臣李書九一疏對揚聖教受批隆重之後于今數十餘年寥寥

無聞無復以五晦筵教為 邱下誦之者可勝歎哉惟此義理若至晦塞則世

道日下士習日渝終難復堯舜之治矣伏願 邱下燕閒之中熟味筵教以思

闡揚之方實為當今之急務惟 邱下念我臣雖無寶啣而數條所陳乃平生

之所蘊蓄者今日不言或先朝露則當抱無窮之恨且臣亦忝世祿言官邇列

曾所屢叨一言芹曝式出秉彛敢冒萬死仰籲於禹明之下伏乞 邱下勿以

人微而廢其言 宗社幸甚○代點以金履喬為議政府右叅贊○王世子詰

禁衛營鞫問慎宜學

判府事南公職委官左議政李相瑛判義禁李
義甲知義禁李止湖同義禁白東遂李寅津

仍令待明

日推鞠○戊申推鞠○己酉代點以趙秉鉉為成均館大司成金履載為右賓客徐俊輔為藝文館提學朴齊聞為公忠道觀察使○推鞠○庚戌推鞠○辛亥推鞠○壬子諭大小臣僚令曰今因事端余始言之矣李書九之庚申一疏遂為羣不逞之櫛柄輾轉餘波終成裕賊之凶圖逆節則當初先大王之未
有嚴斥者雖以日月之明何可逆料有裕賊之變預降處分於書九之疏乎
大朝年前擢拜即是大聖人包荒之盛德孰不欽仰萬萬而今余小子即我
坤聖殿下之子也今日北面於朝廷者何敢肆然以書九之疏陳書於代聽之
時乎雖不必遽斷書九以前茅裕賊之罪而至謂之闡明云者此何變怪此何
臣節世道陷溺人心凶悖若不一番洞諭又不知何樣事變出於何地凡我大
小臣僚咸須知悉一心對揚○推鞠○癸丑王堂校理李是遠副校理金弘根
修撰李菴祜副修撰徐有贊
聯劄略曰裕賊之窮凶絕悖今日臣子之所追思而痛骨致討而洩血者也苟
究其本則李書九之庚申一疏是已惟我先大王五晦筵教即是明諭御極
以後進退用捨斷自淵衷之聖旨而噫彼書九乃忽乘時挺身敢憑閃忽之辭
欲售傾陷之計及夫仙馭賓天凶徒滿朝則輾轉猖獗終成賊裕之凶圖逆節
今此宜學之稱誦其疏敢以對揚闡明等語肆然仰告於 邸下之前者抑何

心膺臣誠不知渠所謂對揚者何事所謂闡明者何義包藏之凶心嘗試之悖計即是裕賊之傳法而豈意數十年來國是大定之後龍蛇未化狼貙相繼跳踉躑躅若是之甚哉迺者令旨一下洞見鬼域之情狀劈破亂逆之源頭嚴於鈇鉞昭如日星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而書九當日之罪至此而益無所逃矣凡今在廷諸臣之同聲嚴討明正其罪烏可畧刻緩哉臣等謂李書九仰稟大朝亟施追奪官爵之典斷不可已也答曰爾等之劄先於他人可謂不負論

責之任而但論斷毋或過重乎所請不從○三司掌令李鎮華正言金龜校理具致淳修撰閔英世合

達噫嘻痛矣李書九之罪可勝誅哉亂臣賊子從古何限而未有如裕賊之窮凶絕慝裕賊之根窩即書九是已書九之庚申一疏至今思之心膽俱裂惟我先大王五晦筵教即明諭御極後進退用捨之聖意而噫彼書九敢以包藏之凶心欲售傾陷之奸計閃忽叵測疑亂大義甚至彼固曰四條凶言即是渠斷案真贓裕賊之凶疏莫非傳法護神者而其所謂彼此出入等句語脉絡相通一串貫來書九倡之於前裕賊和之於後前後明張之討疏荅臚列非不森嚴而王章不加輿情莫洩於是乎伏莽之賊生心跳踉馴至於今日宜學之書出而極矣或稱以對揚或謂以闡明者莫不傳襲凶論壞亂國是此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為亂賊之前茅凶徒之櫛柄一則書九二則書九凡今日北面者孰不思沫血嚴討而伏見令旨下者明正痛快劈破源頭嚴於鈇鉞昭如日星書九當日之罪益無逃於覆載之間矣鬼誅雖已先加王法不容少緩請仰稟大朝李書九亟施追奪官爵之典使亂逆知懼刑章得伸焉答曰爾等之言非曰無據而余亦有斟量者存所請不從○代點以金陽淳為司憲府大司憲洪敬謨為司諫院大司諫○推鞠○甲寅令曰為北關民命既使之運穀以哺而懂懂宵旰之憂猶恐其不及矣內帑錢三千兩特為領下令廟堂即速下送以為及時補用之地可也○判府事南公轍左議政李相璜聯劄略曰伏見日前令旨下者以李書九庚申一疏劈亂崩之所自痛餘烈之至今嚴正磊落明大義而俾知所懼也莊誦以還愚衷自激惟我先大王五晦筵教特明御極以後進退用捨之精義導一世而欲與偕底於大道也彼書九敢謂此時可乘投呈一疏陰秘詭怪以此立幟於自中為羣不逞之所依歸也凡庚申以後凶徒之無變不有者皆書九一疏有以倡之而至於裕賊疏之敢於沮戲而極矣彼書九安得免首惡之誅而餘波流溢至有今番慎宜學之獄而伏莽之憂尤無所不至標出書九之凶論而尊信者在此傳襲者在此其所云煥之之當為君子

邊人亦書九平日緒論也是豈一宜學所能辨哉必有一種恠鬼之傳法於書九者匿影於幽暗之地而以宜學先嘗朝廷耳然則根柢於裕賊者即書九也根柢於宜學者亦書九也今欲為除蔓之道而或失於治本之政則寧不大可懼哉李書九之追施一律俾紓輿憤斷不可已也答曰今於卿等之劄可見公議與輿情而闡明秉執之道不獨在於罪一李書九使一世之人曉然知此箇道理與義理然後大而裕賊小而宜學更不接踵而出豈非君臣上下所可相勉者乎李書九退奪之請不從大司諫洪敬謨書略曰凶逆從古何限而未有如賊裕之元惡大憝苟究根窩即李書九庚申一疏是已恭惟我 先大王五晦筵教即是洞諭御極後進退用舍之本意而噫彼書九謂此時可察粧出閃忽之疏四條問答明有甚撼庚申以來凡有不逞之徒莫不以此為依歸傳法護神遂倡裕賊之凶疏至于今日馴致宜學投書之變渠若有一分人心則何敢以書九之疏肆然稱之以對揚詡之以闡明乎此固非一宜學之所可獨辦指嗾之查得王府則有已露之凶窩即此書九傳襲之緒論亦由書九三轉改頭一串貫來日昨令旨明正磊落源頭劈破於是乎書九之罪無所逃於睿鑑而婦孺皆知履載難容伏願世道之不靖念王章之克嚴仰稟 大朝亟降

李書九追奪官爵之令答曰已諭於諸答勿煩○乙卯代點以朴晦壽為吏曹
參判金履載為漢城府判尹○丙辰 王世子詣 景祐宮齋宿○丁巳 王
世子攝行 景祐宮冬享○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禮堂命 王世孫冊禮擇
吉舉行判府事南公轍左議政李相璜啓言今日即亞歲也惟我 元孫宮岐
嶷天成知思日開 祖宗在天之靈必當悅豫於上大小臣民之欣祝愛戴當
復如何三代有道之長豫建為本亦自有我家禮而 元孫宮明年歲壽是
世子宮冊禮之睿齡且 顯廟世孫冊禮在於 仁廟己丑歲甲與今同符尤
非偶然若定號於今年而行禮於來歲則前後邦禮豈不有光於繼述乎臣等
奉彙典而舉輿情有此仰請此非但臣等之言即洪範所云大同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者也一日禮行衆善皆得國勢益為鞏固民心益有維繫此誠太平
萬世之基本也伏願遄降成命仍令掌禮之臣推擇吉日應行儀節稟旨舉行
從之禮曹判書洪起燮啓言 王世孫冊禮前期當為定名時原任大臣及九
卿館閣堂上六曹參判三司長官命招會議而或有自內書下之時今番則何
以舉行乎教曰命招會議○命 王世孫講堂以監講廳為之○令曰講書院
衛從司官負勿拘常格擬入山林與他自別勿拘資級師傅以宋祭酒吳贊善

單付以入又令曰內閣原任提學朴宗薰原任直提學金鏞兼諭善單付以入
又令曰右勸讀依右貧讀例兼職施行○丁巳以宋稚圭為世孫師吳熙常
為世孫傳趙寅永鄭基善為左右諭善徐萬淳李道在為左右翊善金鼎集
金弘根為左右勸讀李在直閔泰鏞為左右貧讀洪遠謨為翊禮朴宗薰金鏞
為兼諭善柳尋春宋啓柏為左右長史金慎根洪翼周為左右從史○戊午推
鞫罪人宜學結案渠以烏獲之腸懷鬼域之情敢以軍啣投呈凶書滿紙張皇
無非窮凶絕悖之辭誣逼莫重及下款數十年寥寥無聞等句語已是渠萬戮
猶輕之斷案况逮不悖質無疑之大義理即上下大小秉執遵守三十年如一
日者敢生疑亂之慮計肆殺干犯之悖說或謂之晦塞或請以闡明此莫非背
馳義理翻覆國是之凶肚逆腸書九之庚申一疏即羣不逞凶論之權輿劇賊
裕凶疏之前茅渠凶書及凶詔中敢謂對揚敢謂善為凶如煥之逆如煥之者
又以君子遠人詡之其怨懟朝廷右袒凶逆傳襲醞釀之諸般情節和盤托出
渠罪惡實是亘千古所無之劇逆大愆犯上不道的實遲晚正法吏曹佐郎宋
守謙以宜學文書中有書札可疑者自鞫廳請逮問別無知情之跡至是金吾
勘以定配特令分揀仍任○己未命王世孫冊禮吉日以來庚寅九月十五

日午時為之 王世孫定名後仍為定字○以朴永元為全羅道觀察使南公
轍為 世孫冊禮都監都提調趙萬永洪起慶洪奭周為提調○庚申 王世
子行翰林召試于春塘臺取吳取善金大根徐念淳洪鍾應○代點以李嘉愚
為司諫院大司諫金履喬為判義禁府事○公清道暗行御史洪遠謨書啓論
忠剛牧使趙濟仁清風府使朴齊尚前府使趙吉源溫陽前郡守沈錄新昌縣
監李博鉉唐津縣監崔弘岱前縣監鄭東老藍浦縣監姜九成庇仁縣監安塾
扶餘縣監金在宣青陽縣監李鍾熹懷德縣監趙雲龜德山縣監鄭世教等不
法之罪公州前判官洪義翼李魯俊汚川郡守趙雲杓泰安郡守李惟穆槐山
郡守沈源祖丹陽郡守金炳元林川郡守金在星西原縣監李常在堤川縣監
朴宗間延豐縣監李元在鎮川前縣監徐膺淳木川縣監洪永燮燕岐縣監金
箕明平澤縣監趙鎮文保寧前縣監李是鍊定山縣監洪梅魯城前縣監尹行
定恩津前縣監徐有準永同前縣監李啓朝黃澗縣監鄭始容青山縣監徐鴻
輔懷仁縣監李時學稷山前縣監嚴奎連山前縣監宋持膺清安縣監宋欽明
前水使朴潤榮等不治狀并令從輕重勘處別單陳軍田糴三獎及戰備之虛
踈驛站之凋殘吏額之漸增松禁之久弛漕倉濫捧官結偏重等事令廟堂從

長採施○全羅右道暗行御史成遂默書啓論礪山府使安性淵靈光前郡守徐有素咸悅前縣監李宅鉉沃溝前縣監許晟茂長前縣監徐有贊全州判官朴齊顏長城府使金履禎靈巖郡守李健緒珍山郡守朴春壽海南前縣監柳幼麟咸平縣監李光龍等不治之狀並令從輕重勘處又陳萬頃縣令金晉淵善治狀陞叙調用別單陳三政釐弊及珍島牧場羅州統倉羣山海防等變通事令廟堂從長採施○十二月辛酉朔三司

大司憲金易淳執義李明緒獻納金胤稷正言李鼎在副校理金弘

根合達噫嘻宜學以卑微之類賦懣慝之性行已則巧佞而善為狐媚茲跡於陰邪而養成虺毒屢竊踰濫之職而昏不知分常蓄希覬之心而急於射利敢以嘗試之計投呈凶慘之書其上段諸條罔非為人臣不敢道者而肆然筆之於書悍然發之於口即此一欵合施萬戮而至若下段兩云義理二字即我上下大小三十年秉執而遵守者也今安有晦明之可言而渠乃陰懷甚譖之謀公肆疑亂之說反復閃忽指意絕悖此蓋逆裕書九輩所嘗訟襲之套語也且以鞫招觀之稱燬之以君子誦書九以名疏則裕賊之亂逆情節書九為之前茅宜學為之後殿一串貫來首尾和應之真職斷案於此焉畢露矣然渠以蟻蝨之賤不識魚魯之辨烏知義理之果為何物闡明之當用何道哉此必有暗

相綢繆先設機關者而盤覈許久端緒未究此已興憤之所共切隱憂之所愈深者也况今天網甚恢凶種尚遺治逆之政終有所未盡者請正法罪人宜學諸子亟施散配之典答曰勿煩○壬戌○癸亥 王世子行柑製于春塘臺居首成原默直赴殿試○大司諫李嘉愚陳書請李書九追奪宜學諸子散配答曰已諭於前答勿煩○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代點以李錫祐為司諫院大司諫○令珍島郡漂到大國山東省人二名從早路護送○戊辰代點以許溟為左捕盜大將○持平吳致淳書略曰今番宜學凶書之變即往牒之所未有者而其全篇包藏真出於怨懟國家翻亂義理以裕賊為傳襲以書九為依歸凶謀禍心和盤托出此豈如渠者所可自辦者哉必也凶邪潛伏醞釀日久主張指使售此嘗試而奈其戾種專事抵賴竟未得盤覈而遽至用法言合鞫體誠極痛惋其平日交遊之所稠密言議之所和應根抵脉絡明有其處十手所指衆口喧藉至有捕廳下屬之轉相傳道者此而若因循掩置無所打破則毒癘有復膿之慮惡草無拔根之期民志何以底定輿憤何以快洩伏願 卹下丞令攸司嚴覈宜學僕隸之屬俾凶窩毋至漏網亂本得以折萌焉答曰爾言雖憑風傳鞫體至重何可以無明之事至於究覈乎更勿煩請以安人心

○己巳兩司聯劄請宜學僕隸嚴覈不從○庚午 王世子行次對左議政李相璜達言建官而懋德設科而蒐俊即人君御世之柄而磨礪之具也若於此不能慎而流於濫不能公而涉於私則將人不知為榮不知為榮則將人不知所勸不知所勸則上所云磨礪之政無所於施名檢敗而鬻競興世道之憂容有其極財是生民之本從古以來未有財竭而民不窮民窮而國不殆者財竭云者非謂生之不廣即謂用之不節也苟欲留意於謹度則不可以官府之有所分而異視其財今夫帑藏所積驟看雖若人主之私有然其實則均是生民膏血中來來處之不易如是而用之不節至於不給則其勢必浸及於外府外府又不給則其流之害必浸及於下民矣巧取苟辦求益不已民不堪命國將疇依古人之語治道者必以抑僥倖遠貨利為大目望倖言利者衆而國能為國臣未之或聞也倖門一開倖得者必非一二人而止一人如是傍觀而望倖者隨多其勢必至倖心既生則始而覬覦繼而夤緣圖所以苟得者將無所不至倖者非分所當得而得之之謂也若因倖門之一開遂使前後左右之人皆蓄非分之心則此實召亂之階也非但一時人心之不厭而已雖以近日賊招中干連諸漢言之以其有倖門也故萌覬覦之心生夤緣之計經營搜剔者出

於濟其所欲而藉賣跳踉則竟乃隱若有歸與妖作恠無般不有遂至國威日替民聽日惑此類之前後作俑今皆畢露於萬照之下然因事而現發者偶止此數漢而已數漢之外亦豈無潛伏冥冥之幾漢乎餘憂未已尚有懍然臣竊以為此之可畏有甚於敵國外患萑苻潢池之類也今所謂利實云者亦從倖門中求其始不過一二人目前之利而要其歸遂貽百千人無窮之病左右刁鑽無事不營使京外之有宿業者皆與愁怨有見識者舉懷憂歎從未有人心離而國不危且亡者也或有進言於上者以為不病於民無害於公而有可生財之道云爾則此即是欺罔奸弄之甚者世安有理外之事乎設使有之亦必是巧征而陰奪也忍敢以是聞之於上乎先取一二人顯斥而痛繩之以示本然之公然後羣萌可折衆怨可弭矣臣非敢曰外此更無他憂而此尤係時憂之急者故敢控區區惟 邸下念哉今日之治忽安危實在於此間不容髮知而不言臣所不敢也答曰所陳切實忠教當服膺矣又達言即見內需司所報則一是康翎縣登山鎮巡威島四山松雜木及益田漁箭温梁與蒼津府長白項等地劃屬該司事也一是舊豐德所在恩信君房賜牌田畝之見失於民間者一一還推事也一是安州博飛島蘆田及博川南新等洞作弊民人刑

配事也而俱是達下移報者矣以內司手本之輒多根越民邑受獎往在戊辰近而丁亥以啓以達申飭截嚴而終不知悛又有此襲謬之報苟或知有朝綱不至輕視廟飭則寧有是也此習決不可長海島生松及魚塩等稅之無得劃屬於諸官各衙事日至嚴田土推尋自有年限許多民人買賣傳世之物指謂官畝有違法典而况有前後道臣之查決訟案者至於兩邑蘆坳之占土於責稅係是與民爭利事面尤為不然况今本道查報極其纖悉一切與司報相反不究本實如何無難登聞誠極可駭如是不已則啓刁徒陳告之奸干國典冒占之禁采後之獎將無所不至並置之此後則如非事關緊重不得不入達者而猶復如前濫雜則當該中官斷當從重嚴勘請以此意申明分付從之○令判官李羲平妻恭人洪氏孝行旌閭其子故學生李恒在孝行贈職洪氏嘗在親庭夜有火災為救其母而身先焦爛以歿恒在有至行早塲至是禮堂建請也○訓鍊大將趙萬永達言訓局陞戶抄上法意至嚴且重始以外邑頭民之有根着身手膂力者待式年點上以補輦下親兵蓋做強幹弱枝之意也法久獎生近來則如值抄上之時則稍有富實者行賂圖免畢竟無依浮浪破落戶者利其資錢自募而來在京無賴之輩夤緣下往百計代點點立無幾逃亡相

續烏在其陞戶本意乎六道抄上之處為三百邑各一陞戶為式則恒留不下三百名矣如有闕額不待式年隨闕徵代則在本營有陞戶之名在外邑祛抄上之弊可謂兩美俱存京外息闕如當式年則當抄上之邑依前抄充陞戶案而仍留本邑做鄉軍除番收布創并保代錢捧上則庶補接濟請下詢大臣處之左議政李相璜曰如是則京營外邑事情似俱便矣從之○辛未○壬申判尹金履載書陳情勢乞退略曰臣家世寒素根植孤弱而偏被凶徒之所齟齬往往在丁戊之年臣父橫被構誣再入鞫獄而幸賴我先太王天地之仁全活之昭晰之亦在庚辛之間臣兄弟奔竄南北臣則六載島棘隔死如紙而亦賴我大朝殿下日月之明拯濟之拂拭之今宜學鞫庭之招及於臣身必欲甘心而幸賴我邸下睿照洞達先燭其情狀故其奸計未售而自抵天誅歷數在廷終始罔極之恩孰有如臣家者欲報之德河海莫量臣於庚申夏待罪王署猥上辭疏喉院以無言事連日退却際見故重臣李晚秀長銓辭章臣以其句語及於尾附遂被校界之嚴譴蓋重臣之特除吏判聖意有在而臣之蒙昧妄有可否之論故也其後故相臣李時秀登筵救解則遂下筵教即五月晦日也縷縷數千百言首揭義理二字為綱領而若曰入於此者國邊也忠也君

子也出於此者賊邊也不忠也小人也又若曰義理非別件物事事之當然處
即是義理大哉王言嚴正而懇惻者存諄復而訓誨者切期欲使一世咸圍兩
露之中而李書九之挺身投䟽設為彼固曰四條者乃為一邊立幟及夫仙馭
賓天凶徒充斥則先朝遺臣次第芟除輒皆藉托筵教矯誣聖旨今日竄一
人則曰先朝末命也明日逐一人則曰先朝遺意也言言事事無非矯誣
而至於典禮云云尤是矯誣之大且甚者夫典禮之說君臣上下自初至今何
嘗有一言及之者而架空構虛講張煽動作為惑世之欄柄陷人之圈套而不
自覺其誣及君父真所謂逐鹿而不見泰山者也然而滔天之勢人莫誰何志
意所嚮無計不遂則竟乃粧出裕賊之䟽敢欲沮戲我先王已定之宗社
大計吁亦凶矣特賴我貞純聖母陰功默運凶謀莫遂而逮我大朝殿下
躬親庶政萬品維新則天命天討一遵先大王模範而祚宋之天其理不誣
臣於是際復叨館職進伏郊坰具䟽陳情則其時聖批若曰爾事雖非爾言予
豈不知乎昔年處分即是罪爾知爾之盛意也若無崩圻之變爾豈有中聞所
遭乎五晦筵教至今奉覽未嘗有斷爾為逆之聖教只是明諭進退用舍之斷
自淵衷而已則庚申以後一種議之以此筵教驅爾於罔測之科并及他人欲

為網打之計者子實痛之子每欲以此事一番洞論而未及為之今覽爾章始言之矣臣於旅店奉讀此教悅如蓮燭之夜承先朝知卿之語不覺哭失聲也夫以大聖人善繼善述之孝開示筵教之聖旨昭如日星則彼一番人藉重矯誣之罪於是彰著乘機傾陷之計若可沮息而曾未數紀復有宜學之書至於鞠招又舉臣姓名以為筵教闡明之道在於如某者之勿為進用又以為李書九之疏即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君子即指如沈煥之者小人即指如某者也其精神所注專在於臣者豈有他故哉蓋彼一邊凶徒之仇視臣家厥有源委漢祿即龜柱之從叔渠輩之所推為領袖者而臣祖臣時粲一言逆折其凶謀龜祿之罪犯邸下亦庶洞悉之矣臣家諸人世守此義理故臣之再從兄叅判臣履成以此事屢奏於筵席及夫履成之歿而兩煥之徒氣焰方熾乃欲為厥領袖滅其往跡向臣兄弟脅誘百端而傳家所守不敢自臣而泯沒往復辨斥俱有證據而亦惟我先大王無微不至察此狀故嘗教筵臣曰金某家之并斥兩戚自是一部義理又教曰卿邊諸人當以金某家義理為主又於五晦筵教之後彼輩所搆書札往復之事歸於脫空則先大王燭臣非罪又教筵臣曰金某被謫是匪怒之譴以渠家所守之義理何憂不終伸凡此聖教渠

輩亦皆得聞及至臣兄履喬丙寅陳疏則大朝殿下聖批若曰凶計之可畏如彼而大義不泯專賴爾家諸人予甚感歎於是羣不逞之右袒龜祿者一倍蓄憾於臣家欲湛滅而後已試以前前申綱輩言之州郡合并有國常事則乃以此看作竒貨白地造誣前後搆捏之悖通遠近傳播之歌詞奸謀秘計無所不至而昌坤所謂申綱事可以召亂云者其裏應外合搆禍國家之心明若觀火今宜學雖伏王章又安知不如昌坤者為藉口召亂之資乎噫嘻凶徒之作一淵藪與國家角立者為六七十年之久矣誰惑一世則半國陷溺營護私黨則天理斃滅然語其頭腦則龜祿之動搖國本是也觀其結鑽則裕賊之沮戲大婚是也龜祿之凶言萬人皆聞而渠輩則諉之以誣罔裕賊之凶疏一國皆憤而渠輩則許之以忠慮原始要終即不過打成一片互相遮掩而自干天誅者也國邊賊邊為忠為逆較如黑白婦孺可辨雖平日註誤之類亦莫非世祿之流裔並生之庶頑則庶幾因國是之大定革心革面羞前之為借至大道共享太平而獨奈狼麕之種種下生種又出如宜學者來困獸之鬪其狠愈甚毒蛾之伺其謀難測誠未知何許機括伏於何地何樣禍亂發於何時若使彼志一逞復襲前套則椽害我搢紳脅誣我君父決至於人不為人而國不為國矣

思之及此寧不寒心彼凶類為舉國同憤之討而其所蓄怒則偏在臣家毒鋒
所向輒先於臣身臣身在朝顧無絲毫之裨補徒貽君父之憂念臣若斥退則
可以少快於凶黨而弭禍於朝廷臣亦遠避鋒鏑得全殘命不辜終始庇保之
恩矣此臣所以百爾思惟惟有一退伏乞高明哀之憐之將臣職名即賜鑄改
仍令選部永削仕籍答曰今見卿童明白峻正劈破頭腦益知其不知所不知矣噫
彼凶徒以龜祿為窩主以裕煥為血黨換頭換面種下種生乃至有今番宜學
之凶書出矣先朝三十年秉執之大義理即今日君臣上下之所闡明遵守
者則一種不逞何敢為藉重翻亂之計耶以卿處地沫飲懲討宜先他人而今
欲引退者此何道理更勿為辭益勉對揚使伏莽之類革心改悟偕底大道○
癸酉○甲戌令配假注書李福信于春川府福信即逆死魯近之嫡姪也因大
臣收議特免收司而假官代點之後引義懸頃令曰於渠昭晰無餘則一向迭
巡是何道理分義仍施寬配之典○乙亥以李敬熙為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
李應植為全羅右道水軍節度使○丙子王世子行日次儒生講于春塘臺
居首金公鉉直赴殿試○丁丑○戊寅判府事南公轍陳書請休致答曰既解
相職則闔門養閒果是太平元老何必請奉朝而後始可曰遂初且况慶禮前

必欲致仕者豈無便訣之歎乎卿其安心勿復固辭○慶尚右道暗行御史趙基謙書啓論前統制使李石求晉州牧使元錫範前牧使李魯俊昌原府使李圭男巨濟府使閔恒錫金海府使柳曦金山郡守吳慶元恭原前縣監徐驥淳安義縣監李淵愚昆陽郡守南曦中前郡守崔允瑾草溪郡守尹佑成等不治之狀並從輕重勘處又陳咸安郡守李玄大善治狀陞叙調用別單陳統營屬各邑還錢之弊咸陽等四邑稅木之弊令廟堂從長採施○己卯教曰鼎席不備刑曹判書鄭晚錫拜右相○放輕囚○以徐能輔為刑曹判書李相璜為

世子傳李恒權為三道統禦使○庚辰○辛巳代點以鄭來升為平安道節度使○壬午諭右議政鄭晚錫教曰卿之拜相今為四日子果欣然有得矣與望既重於外內謨猷已著於朝廷以卿老成之雅望宿德坐巖廊而鎮頽俗則國事庶可賴安民命亦可賴活望卿盡平日國耳公耳之心念寡躬特簡爰立之意即起膺命弘濟時艱○癸未江西縣聖蹟碑豎立道臣以下施賞○甲申

王世子代行祈穀大祭誓戒于春塘臺○乙酉行都政

吏曹判書金錫奉判書
聯壽參議李憲碑兵曹

判書徐景祐代點以洪羲俊為司憲府大司憲李元八為司諫院大司諫○丙戌詣景祐宮展拜王世子隨詣行禮○代點以李惟秀為摠戎使添書也○令諭

右議政鄭晚錫曰國之置相何時不重而况目今國事日就孔艱民勢日益困
瘁財穀俱竭紀綱掃地無事不病無處非憂若非副手之工支厦之材則實無
以濟其危而扶其顛矣惟卿已自先朝暨于當宁歷試內外輿望甚重救
嶠南已已之荒而民生莫安當關西壬申之變而一路賴活民之所仰望國之
所依恃不啻若山斗股肱望卿克念王室之多艱仰體聖簡之特畀即起膺命
私濟時憂○丁亥王世子代行祈穀大祭肆儀于春塘臺○戊子右議政鄭
晚錫書辭相職答曰再昨附奏昨日陳章俱非所望於卿者果不覺惘然失圖
卿之誠勤素著於歷試才猷不讓於古人上自朝廷下至匹庶期望於卿者果
何如而若是晚晚無意出膺卿雖欲固守不起其於蒼生何哉余之誠禮雖不
能有孚於卿大朝之特除簡自聖心日前之懇諭又出常格以卿一心向上
之義寧或無感激于中耶勿復固辭即起膺命以副民情以幸國事○王世子
齋宿于摛文院○己丑代點以金陽淳為司憲府大司憲○庚寅王世子詣
社稷省牲器齋宿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王實錄卷之三十

(B)
732.55
4724
[v.27]
no.30
0230287

昭和七年七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七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7]

no.30